



【第六集】五索城绝处逢史魁

飞龙传

联盟
www.shuqi.net



《飞龙传》故事之六



五索城绝处逢史魁

改编 徐 淦 姚 钧 韩家洁

绘画 夏 莹 田 耕

扫描 森木风雨

制作 小 学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赵匡胤找到姥姥家，才知母夜叉褚氏是他的舅母，抹谷大王杜二公是他的母舅！幸得姥姥镇住儿媳，儿媳镇住丈夫，甥舅和解，初见表妹杜丽容。

赵匡胤过五索城，看社戏

《隋唐传》惹祸被五索城团练使下令兜捕；与史魁重逢，才得救脱身。分手后重遇郑恩。二人去平阳镇，郑恩失马追马，入野鸡林捉鹰，斗鹰主韩天禄，马被牵走；回店叫来匡胤一同索马，才知韩天禄是韩通的儿子，又成一霸，二打韩通。



連盟

WWW.SHUQU.NET

打造最专业的网络连环画

话说赵匡胤在千家店冒名顶替店主老王，吃了抹谷大王的狗肉，两人比武，抹谷大王先输了一掌；第二招来了个泰山压顶，被匡胤闪过，此刻又使出夜叉探海式。



两个架式都被匡胤躲过，大王心里一慌，便一拳一拳地乱打，一脚一脚地乱踢，再没有什么章法了。匡胤趁此把他左脚接住，往后一推。大王仰面朝天，跌倒在地。



匡胤又像桃园打母夜叉一般，用脚踏住，把大王周身痛打，只见拳头一起一落，就如捣蒜，打得大王哼哼不止。喽罗们怕匡胤力大，谁敢解救，千家店的居民，起初也立在一旁干瞧，无人相劝。



内中有几个老者，一齐上前抱住匡胤说：「汉子住手。他是我们地方上的寨主，还有两位大王，倘若一怒，我们百姓怎经得住！」匡胤这才住手，喝一声：「看众人面上，放你去吧。」大王爬起来上马，再不去别处抹谷，带喽罗回山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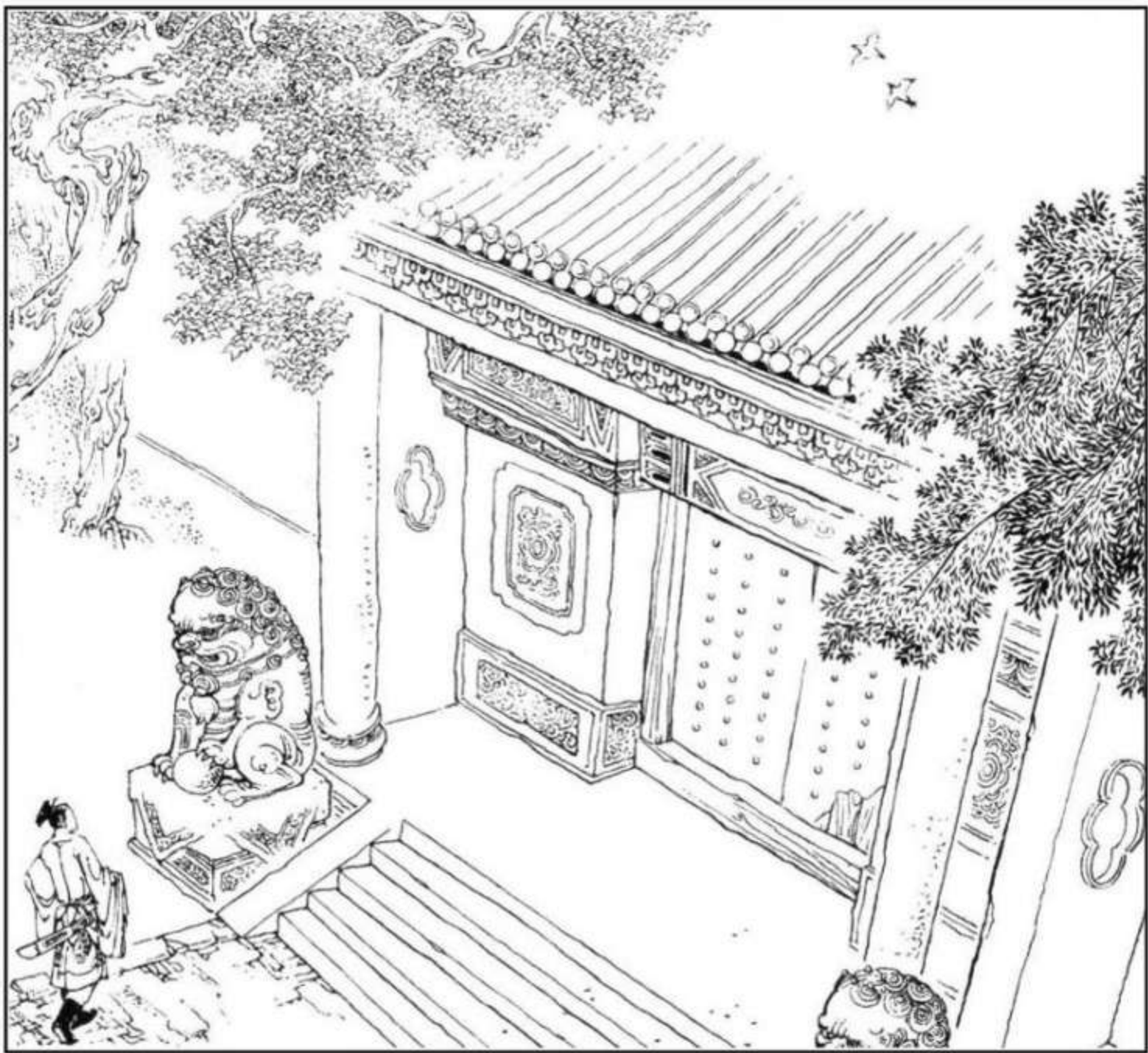
众人埋怨道：「这是老王不对，自己不来抹谷，偏叫这后生舅舅出来惹祸。大王此去，往山寨搬了兵来，如何是好？」匡胤道：「我不等他调兵，追到强盗窝，索性为你们除了大害。」拔步要走。



有一位多嘴的说：「好汉要寻他，何必远去？抹谷大王就住在村西，相去半里，他家是朱红油漆大门。家里有老母、妻子。你若寻到他家镇服他，岂不省事？」但有几个老者说：「好汉休去，大王的妻子比他还狠哩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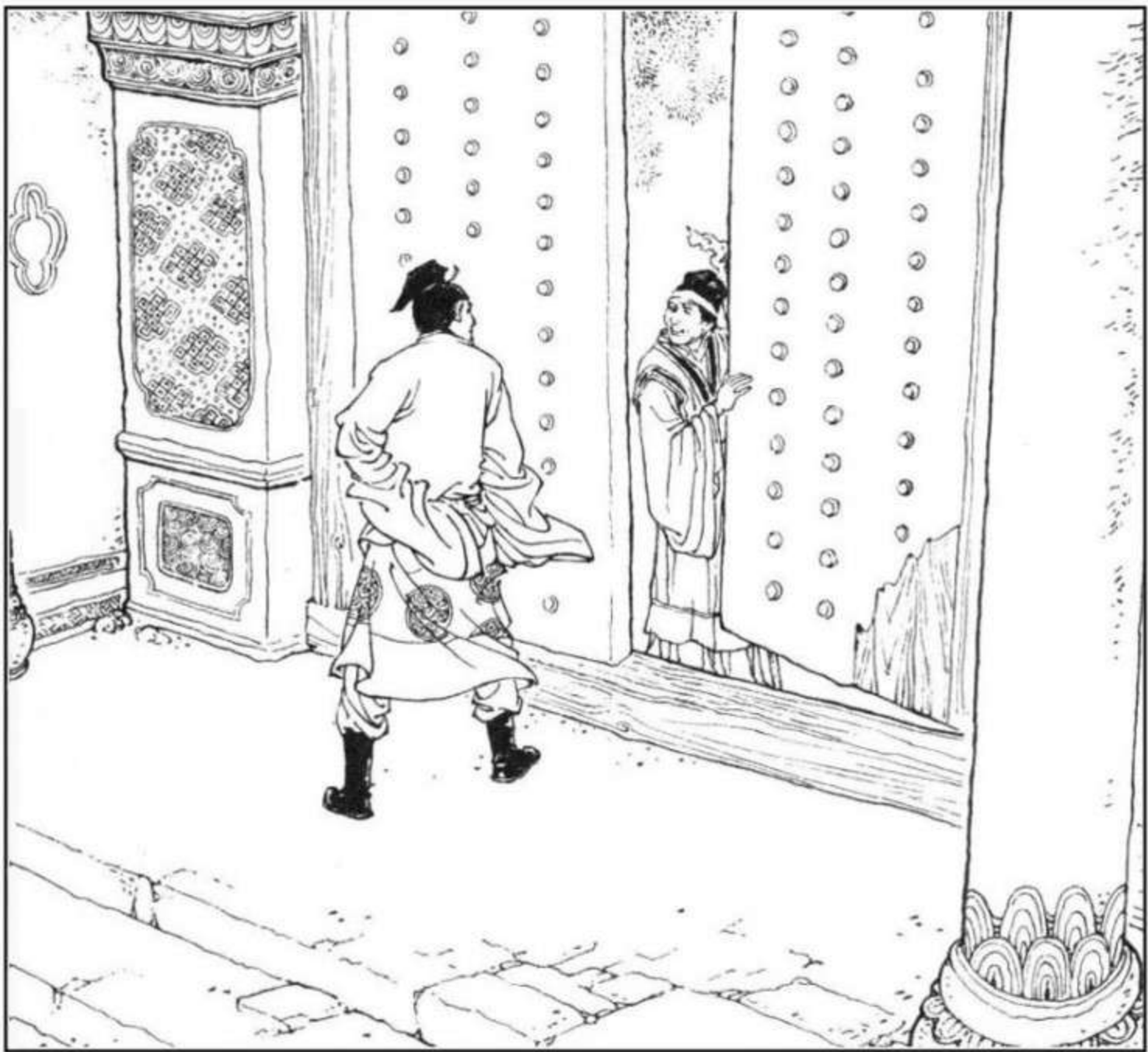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哪里肯听，飞步往西。约半里，果然见路北有座大房子，朱红门楣，极其轩昂，倒像个京官的大衙门似的；却紧闭着，也无人把守，又不像个衙门。



他上前敲门，半晌不见有人出来，气得用双拳在门上擂鼓般敲打，才听得里面有脚步声，隔着门问：「是哪个叩门？」匡胤答道：「我姓闯名祸，东京下来的，专寻一个吃狗肉讹人、欺善怕恶的狗强盗，要与他算账。」



大門開了，門里一位白发婆婆，定睛把匡胤周身上下不住地看，問道：「娃娃，你是吃足了酒来的吗？」匡胤道：「又不去讹诈良民，平白无故喝什么酒！」婆婆说：「没吃酒，面孔为什么这般红？」匡胤没好气地说：「天生如此！」



婆婆却不生他气，又问：「你既从东京下来，东京有个象你一样红面的人，小名叫香孩儿，你会过他吗？」匡胤听了，大喝道：「无礼的老婆子，怎敢乱叫俺的奶名！这奶名，除了爹妈，只有外祖母在俺小时候叫过！」



老婆婆没有被这一声吓退，反而走近身来拽住匡胤的袍服，叫声：「我的亲外孙儿，我正是你的姥姥，你的杜氏亲娘就是我的女儿，我是你指挥使父亲的丈母娘啊！你今日到此，为何这般发怒？快告诉我，休要隐瞒。」



匡胤暗暗吃惊：「我怎么寻强盗寻到姥姥家来了？是真还是假，还须细问。」就说：「老人家，你可知我母亲年庚？说得不错，我便认你。」婆婆大笑道：「你这小闯子，还当我冒认吗？你母亲是辛酉年八月十五日时落地的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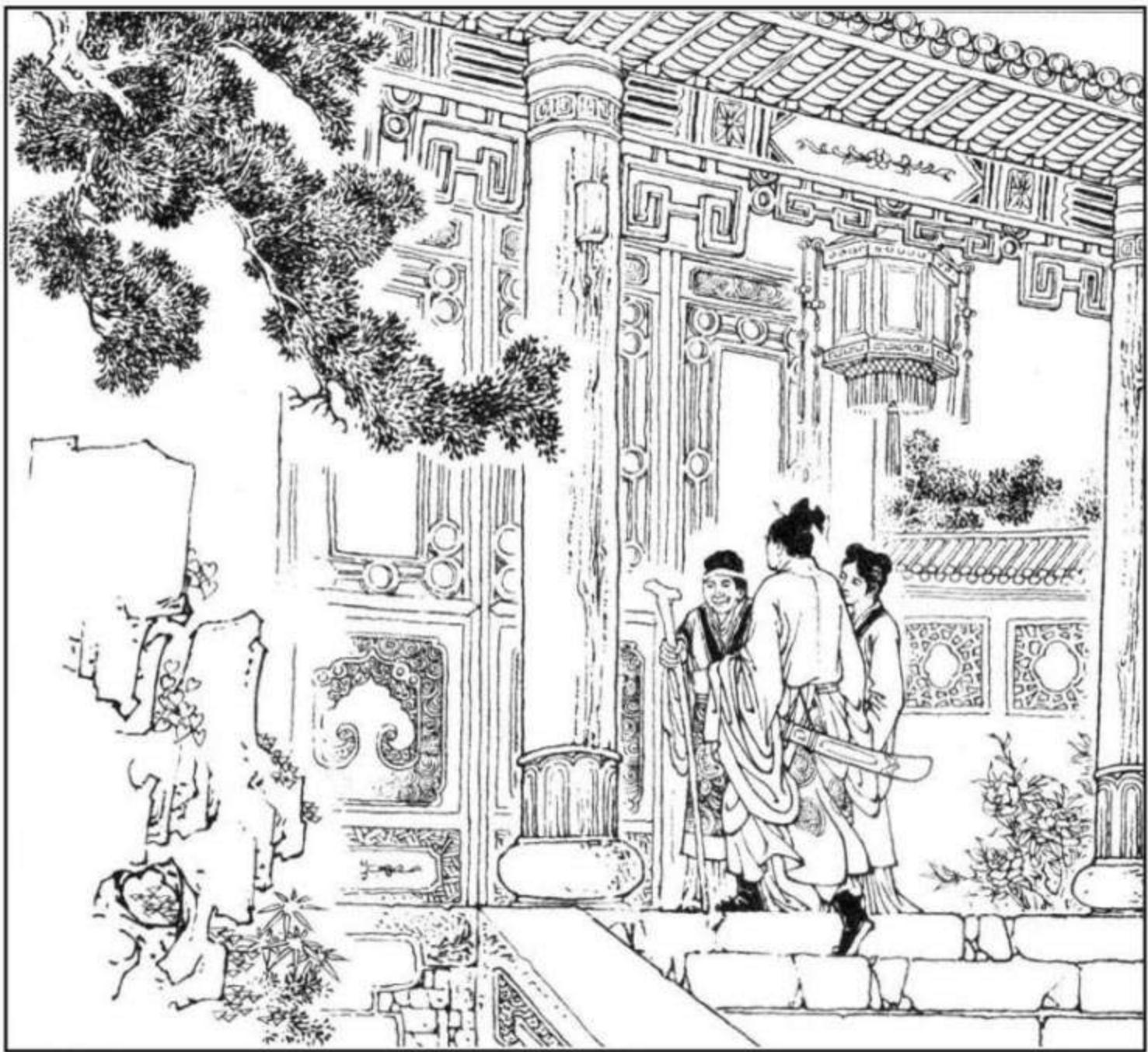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连忙跪下道：「姥姥，你果然是我外祖母！我便是你从小喊我香孩儿的赵匡胤，因为在东京闯了大祸，逃到关西来寻姥姥和舅父。不想叩门相遇，大幸大幸！方才多有冒犯，姥姥恕我还像小时候那么浑吧！」



姥姥大喜，说：「不知不罪。」忙把匡胤扶起，拉了他的手领到后堂，叫丫鬟看茶。匡胤问：「姥姥家的大门怎么是用朱红油漆的？莫非舅父是做大官的吗？」姥姥道：「你自然不知，这是朝廷的御果园，为皇家收果子的衙门。」



匡胤问：「舅父呢？」姥姥说：「你原有两个舅父，大舅父不幸早死在战场上；剩下你二舅父，名叫杜二公。他仗着有些武艺，不务正业，前年领了我来到这里，把人家管的御果园夺在手中，强住在这衙门之内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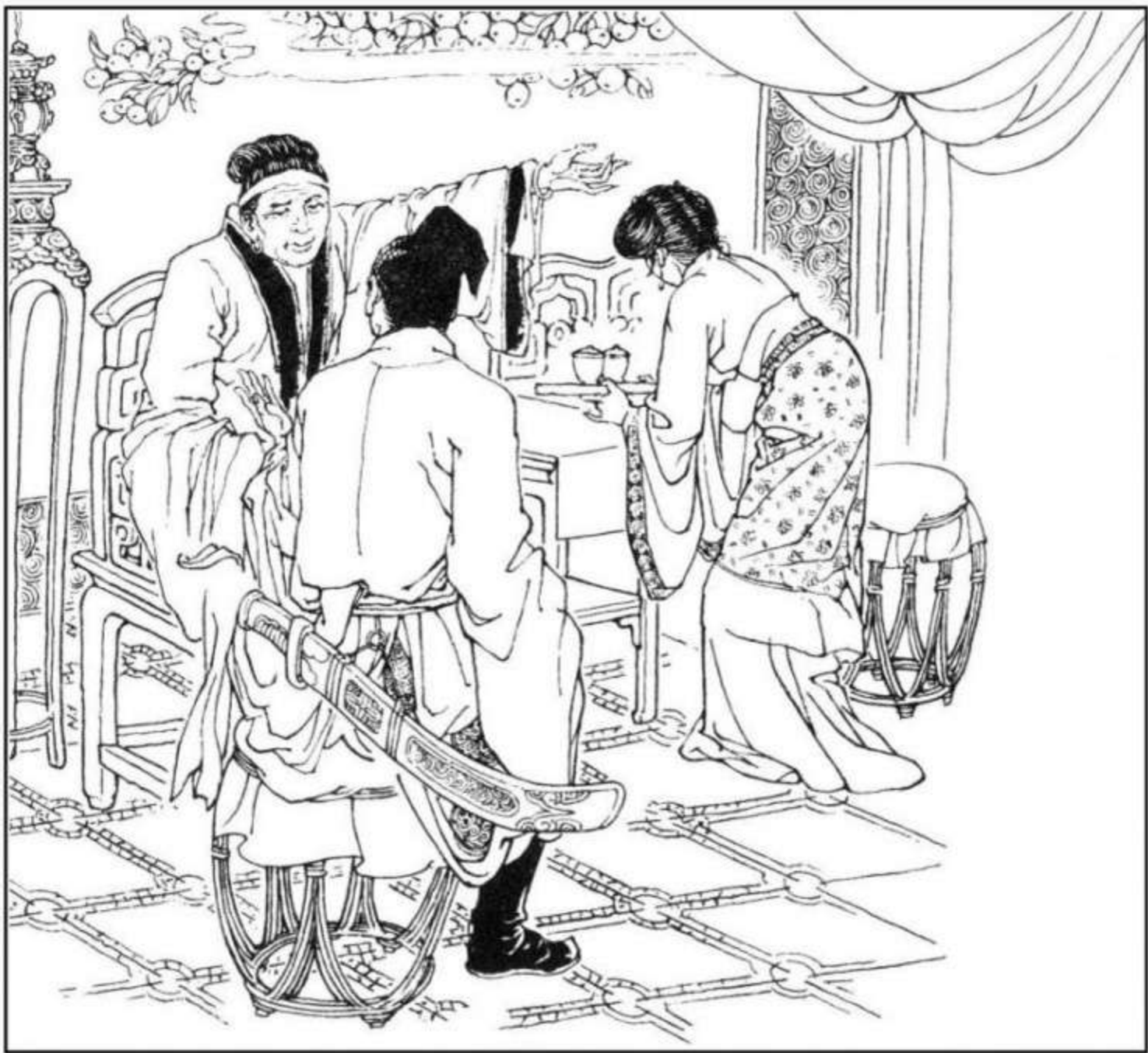
说到此，姥姥两眼泪汪汪道：「他又上了太行山，坐第三把交椅。时常抬着狗肉敲詐平民，自称抹谷大王。不知几时才得改恶从善啊！」匡胤听了骇然，暗忖：「糟了，怎么这抹谷大王就是我的亲母舅，刚才打了他，怎好见面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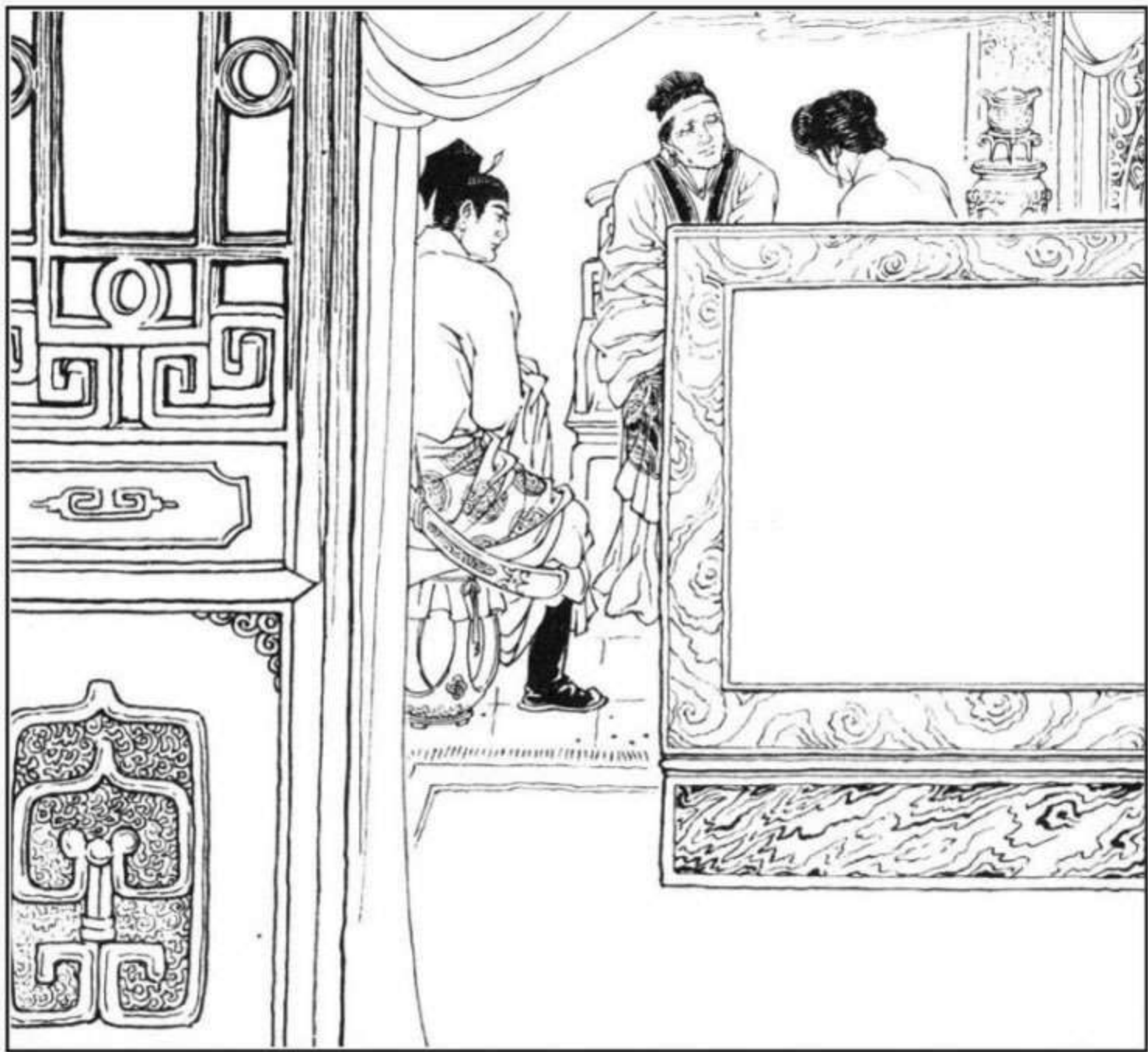
他想：「求姥姥說情調停吧，倘若舅父不听姥姥的劝解，我这犯上的罪，如何可免？有了，我来请二舅母出来相见，当面求她劝解，定然没事。」就说：「原来二舅父是位乱世英雄，绿林豪杰，可喜可喜。不知娶了舅母没有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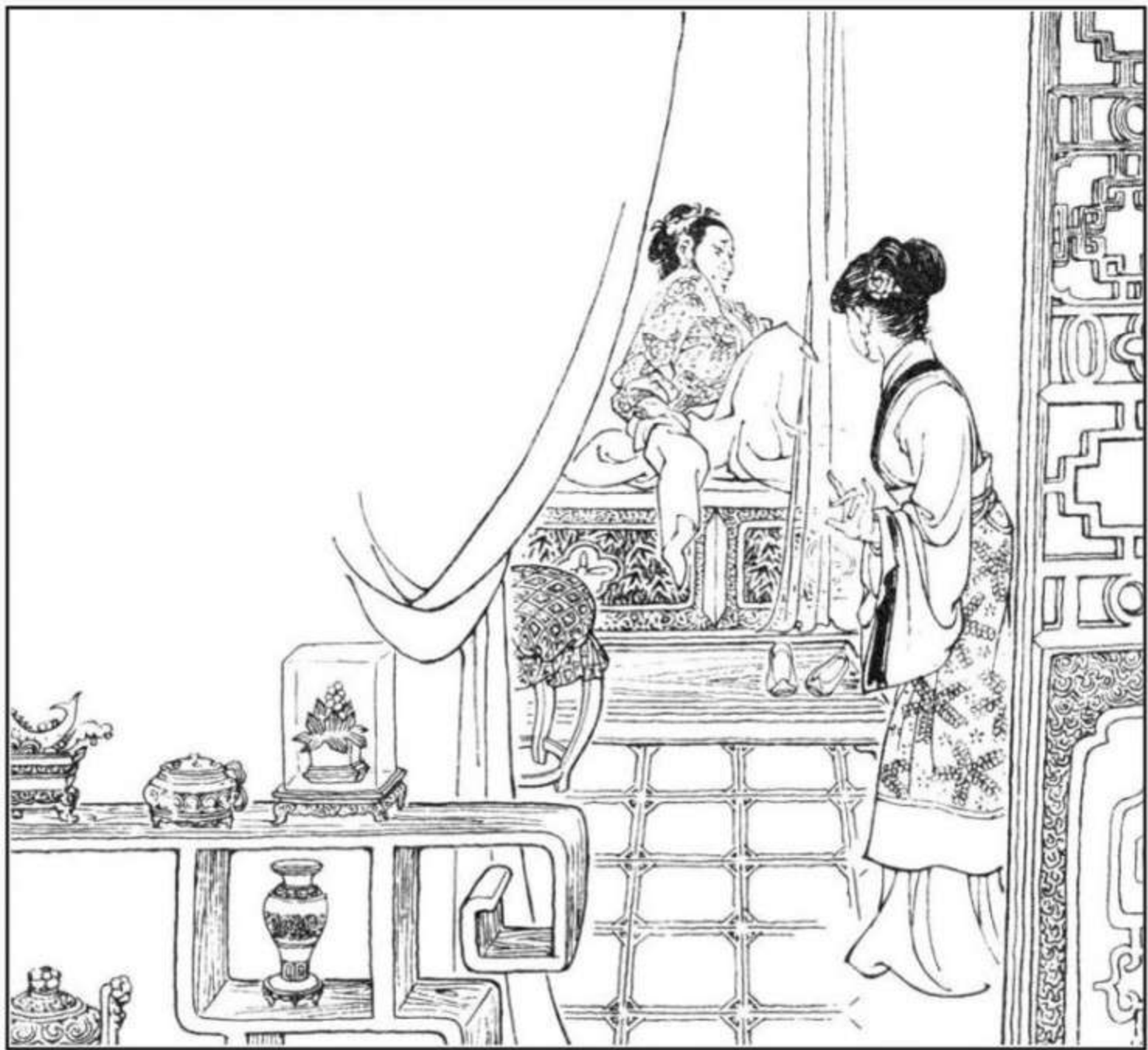
姥姥嘆道：「娶了，不料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角儿，姓褚，地方上叫她母夜叉，使我更添愁闷。」匡胤说：「这也不妨。英雄配偶，该当如此。望姥姥差丫鬟通报二舅母，请来拜见。」姥姥说：「她看守桃园去了不知回来了没有。」



匡胤一听「桃园」二字，又吃一惊，忙问：「姥姥家的桃园在什么地方？」姥姥说：「就在千家店庄梢，相离一里来路。丫鬟，你到桃园去请你主母来，说她的亲外甥来此，快同来相见。」丫鬟说：「二奶奶早回来了，我去通报。」



丫鬢走到內房叫道：「东京来了一位赵公子，就是太太的外孙。太太请奶奶出去与外甥相见。」睡在床上的正是在桃园被打了一顿的褚氏。她想：「久闻东京赵家外甥，是个豪杰，礼该相见。」勉强起身。



她浑身疼痛，步履艰难，走到妆台前梳洗，在镜子里照见自己鼻青脸肿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，只得多擦些脂粉遮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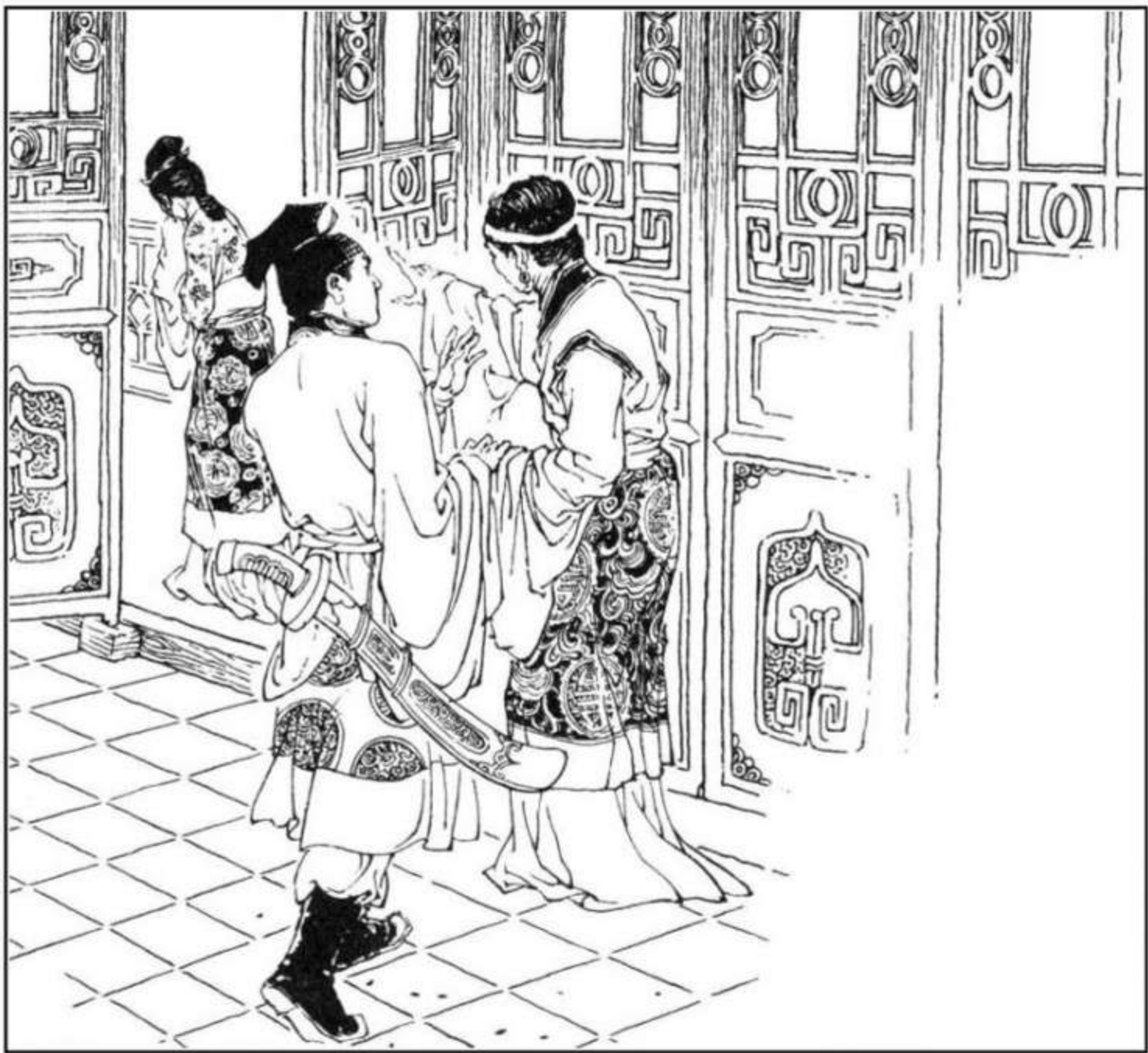
梳妆已毕，换上一套新衣，忍着痛慢慢走向堂前。先有丫鬢通报：「奶奶出来了。」匡胤立起身来，往里一看，跌足道：「坏了！我果然误打了舅母！两个疙瘩结在一起，如何解得？」



他无奈何走上前去，曲背弯腰，叫声：「舅母大人在上，外甥赵匡胤拜见。」褚氏还了礼，一看吓了一跳，倒退几步，心想：「这不是在桃园打我的红脸汉子吗？舅母被外甥打了，羞煞人，有什么面目见他！」转身往后就走。



老太太顿时发火了：「这贱人作怪！平日见了外人，尚且泼泼辣辣，话多得很，今日见了外甥，反这般小家样子，香孩儿，你且坐下等着，我追进去问她有何缘故。」匡胤忙一手扯住。



老太太说：「你休要扯我，我要去问她一个为何见了外甥怕起羞来！」匡胤道：「姥姥，内中有一个隐情，听外孙细说。」姥姥说：「你从来不曾见过她，怎知她有什么隐情？」匡胤只好实话实说：「姥姥，孩儿偷桃，把舅母打了。」



老太太听匡胤把经过述说一遍，方才明白说：「香孩儿，你放心，你又不知她是你二舅母，一时得罪有什么要紧？待我与你调停，她自然不会怪你」说罢走向后房。



母夜叉独坐床沿，羞惭忧闷，见婆婆进房，立起身来，太太故意说：「媳妇，你外甥讲给我听了，说他在桃园吃了几个桃，你拿铁锤打他，这是你量窄，倚大欺小。但从未认识，也怪你不得，说明了一笔勾销，同我出去相叙吧。」



褚氏说：「婆婆莫听一面之词。他油嘴滑舌，明明打了我，倒说我打他，真是屈天屈地。婆婆请看媳妇的伤痕，便知真假」说罢，撩起衣衿，吐一口唾沫，把脸上搽得厚厚的脂粉抹去，只见黄瓜一棱、茄子一搭，满脸青肿。



太太忍住笑说：「按理，算外甥不对。但你做舅母的也有三分错，我平日常与你说，娘家有个红面外孙，你听过难道就忘了？你见他偷桃，也该问他姓名，怎么如此鲁莽？事已过去，不必再提，跟我出去，我叫他向你请罪。」



母夜叉听了，不敢违拗，只得跟到前面，还用袖儿掩了脸。太太说：「彼此舅母外甥，原是一家人。有些误会，不必再说。重新见礼，万事全消。」匡胤双膝跪下道：「求舅母大人海量，饶恕外甥冒犯长辈！」



母夜叉笑了一声说：「公子请起，不必记怀，早知是外甥，不致粗鲁，是我没长眼，多有失礼。」太太在旁大笑，将匡胤拉起。匡胤道：「姥姥，舅母虽然饶了我，还要求给我说个大情。」太太道：「还要我说什么情？」



匡胤道：「这个大情，由姥姥说显得太疼外孙，必须舅母肯说才有效，实不相瞒，外孙把舅父也打了！」于是把王家店的事说了出来。太太叫道：「我的儿，你从小是闯祸精，长到二十几岁，还这般胡来！这个情我还真的难说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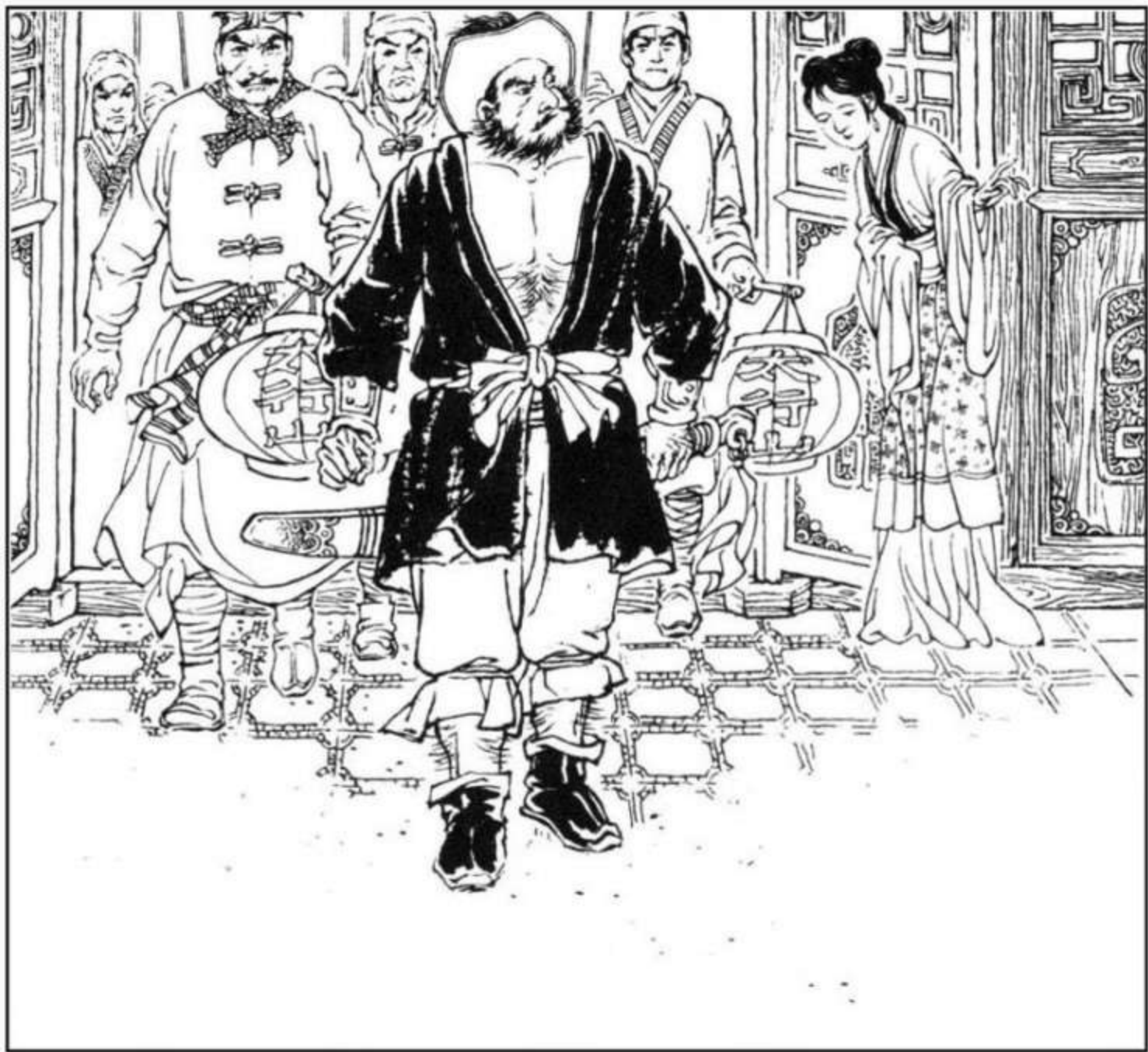
褚氏在旁道：「公子放心，婆婆不須多慮。这点小事，我来调停。二公暴躁，急切未必肯罢休。所以他回来时，公子先不要见他，婆婆也不要出面。待媳妇行事，须如此如此，方才稳妥。」太太给媳妇竖大拇指，匡胤感激拜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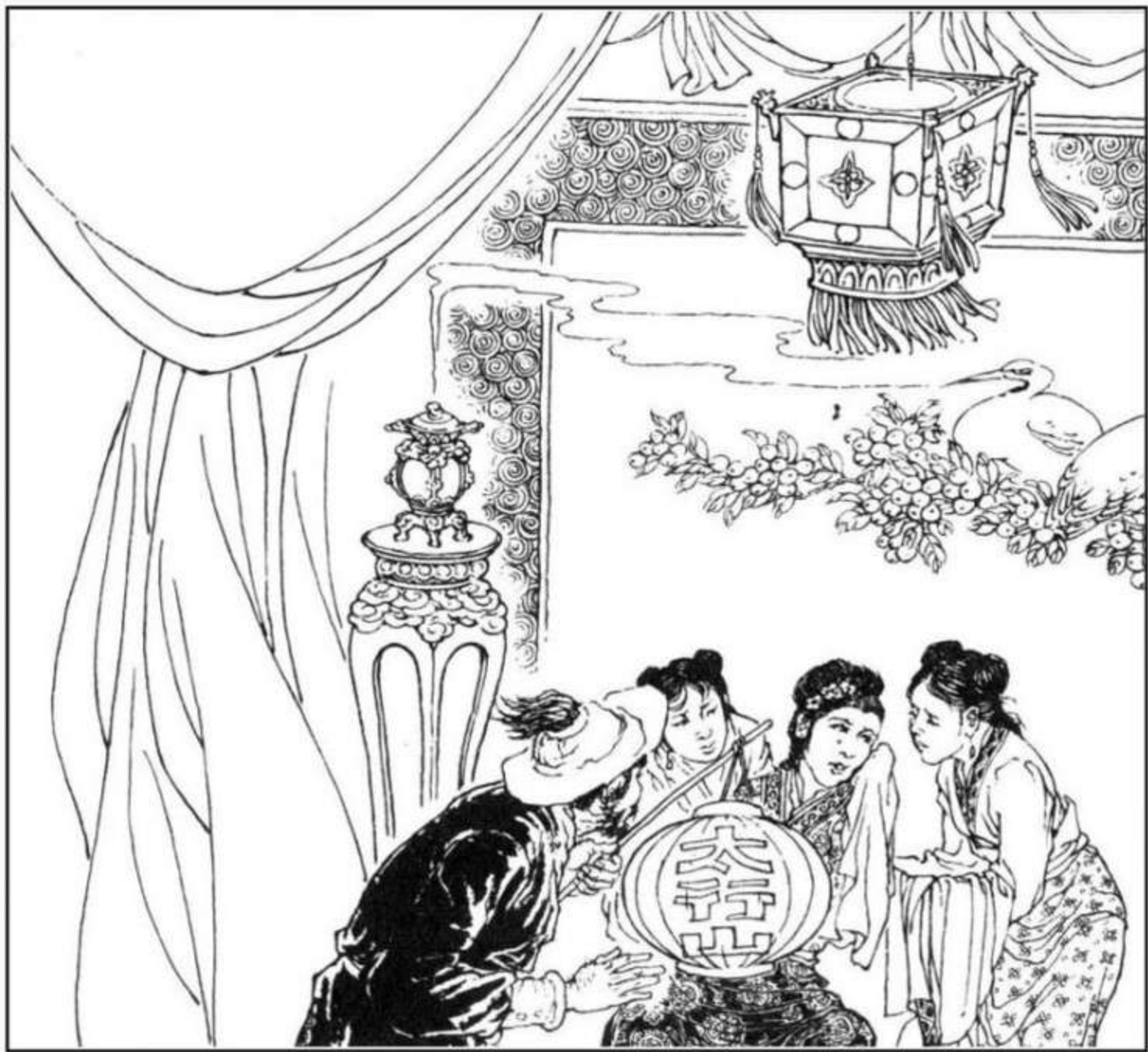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间外面人声喧嚷，丫鬟通报：「二爷领了二百人马在门外屯扎，自己就要进来了。」原来杜二公被匡胤打败逃奔上山与二位大王商议，点了三百喽罗下来，因天已傍黑，预备先在家中吃了饭，再去千家店拿人报仇。



母夜叉聞報，請婆婆與外甥回房暫避，自己獨坐堂中，兩旁立着四個丫鬟，吩咐不許點燈。杜二公由手下提灯笼照路，一瘸一拐進來，問丫鬟：「你奶奶從桃園回來了沒有？」丫鬟道：「上面坐的不是奶奶嗎？」



杜二公叫聲：「二当家，怎么这时候还不叫丫鬟点灯？为甚不回房去，独坐在此？」褚氏不答，他接过灯笼提起来一照，大吃一惊：「贤妻，莫非有人打了你吗？」母夜叉哭了起来。



丫鬟在旁照教会她的说：「谁敢打奶奶？是太太动怒，把奶奶责打了几下。」二公说：「你为何事冲撞了母亲？说给我听，我去求她饶你。」母夜叉立起来说：「天杀的！我从不冲撞婆婆，都是你惹的祸，连累我挨打，还来问我！」



二公惊问：「我惹了什么祸？倒要说个明白！」母夜叉说：「你打了婆婆的外孙，就是东京赵公子，他寻上门来认了姥姥，哭哭啼啼告了一状。老人家心疼外孙，见他被你打了，抓不着你，先打我一顿出气。这不是你惹的祸吗？」



二公听了纳闷，叫道：「赵家虽有外甥，从未见面，怎知他面长面短？东京离此二千多里，他又不来，我又不去，怎能打得着他？这是无中生有。」母夜叉说：「你的外甥是个红脸后生，你刚在千家店打了他就忘记了吗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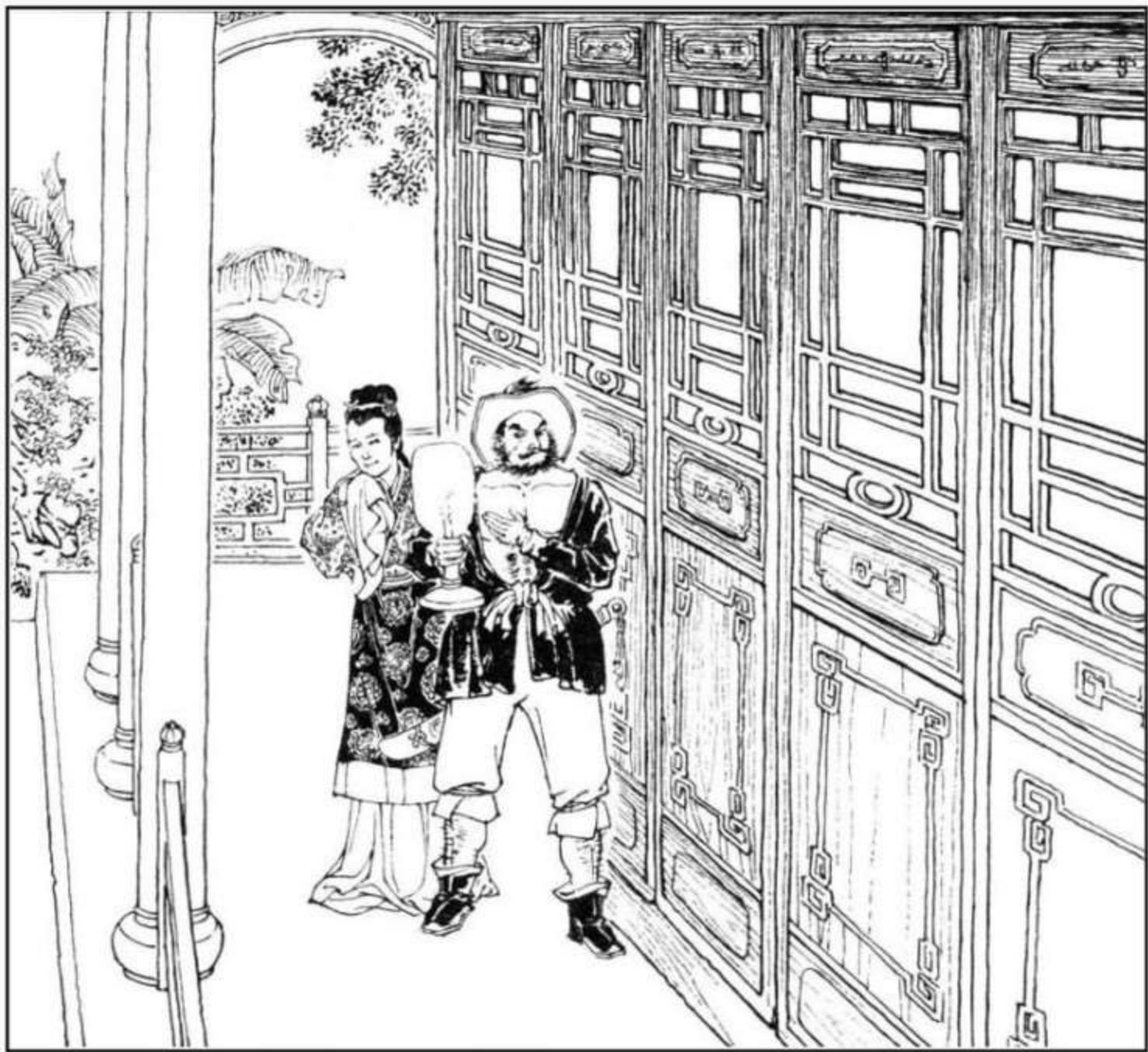
杜二公气得目瞪口呆，心想：「原来千家店门口打我的红脸汉子是我的外甥！他打了我，倒来恶人先告状！我母亲哪知委屈，听了一面之词，心疼外孙，先拿媳妇出气，要是见了我，一定更要发火。」叹了一口气坐下。



他说：「贤妻啊，我今日下山，轮到千家店上抹谷，在老王店门口，有个红脸汉子冒名顶替，把我制作的狗肉吃光，存心寻衅，我与他斗了起来，谁知打不过他，反被他打了一顿。你看我的脸，不是与你相上下吗？」



二公要去向母亲诉冤，褚氏道：「婆婆疼外孙，气倒在房里。」他提灯走到母亲房前高叫：「母亲，孩儿回来了，请开门，孩儿有件屈事。」太太故意说：「谁要你进来见我？什么屈事，无非是倚大欺小，打了外甥，要我说话情呗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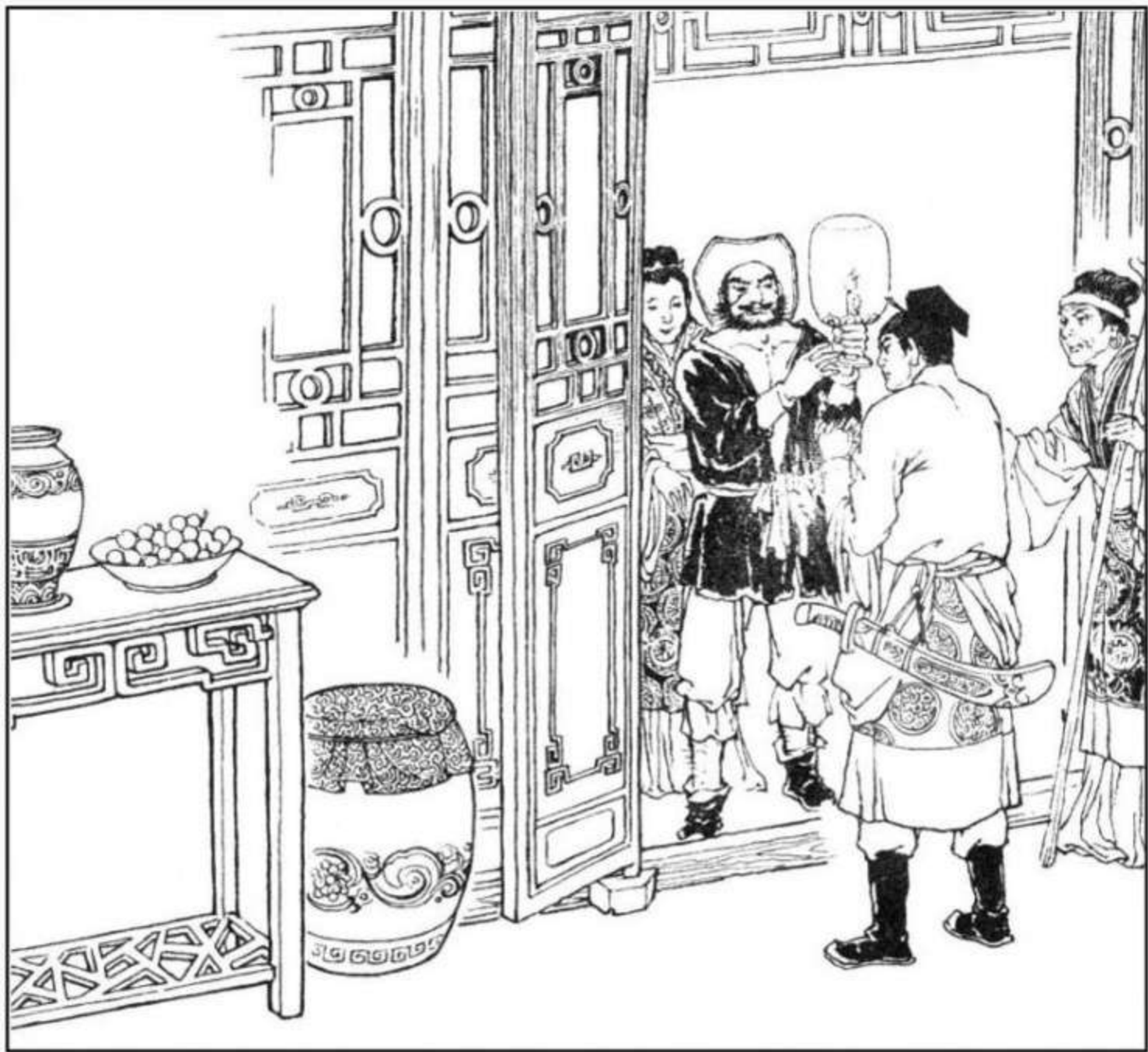
二公只得隔着門，把王家店的情形訴了一遍。太太道：「哎哟，我當是母舅打外甥，听你一说，倒是外甥得罪母舅！难怪这孩子跑来，自知理亏，装模作样。你既已吃亏，看娘面上，恕了他吧，等他再来，我叫他赔罪。」



二公道：「既是一家人，打了也就算了。他怎么去了呢？孩儿想起前日遇见相面先生苗光义，留下四句话，前两句叫做：·强中还有强中手，当心外甥打娘舅·现在可见真灵！还有后两句要我当面转告外甥哩！」



太太大笑道：「我兒，你既要見他，做娘的追他轉來如何？」二公說：「母亲年迈，怎好追他！」太太道：「远不在千里，近只在眼前，你真要見他，我叫他出來。」说着假咳一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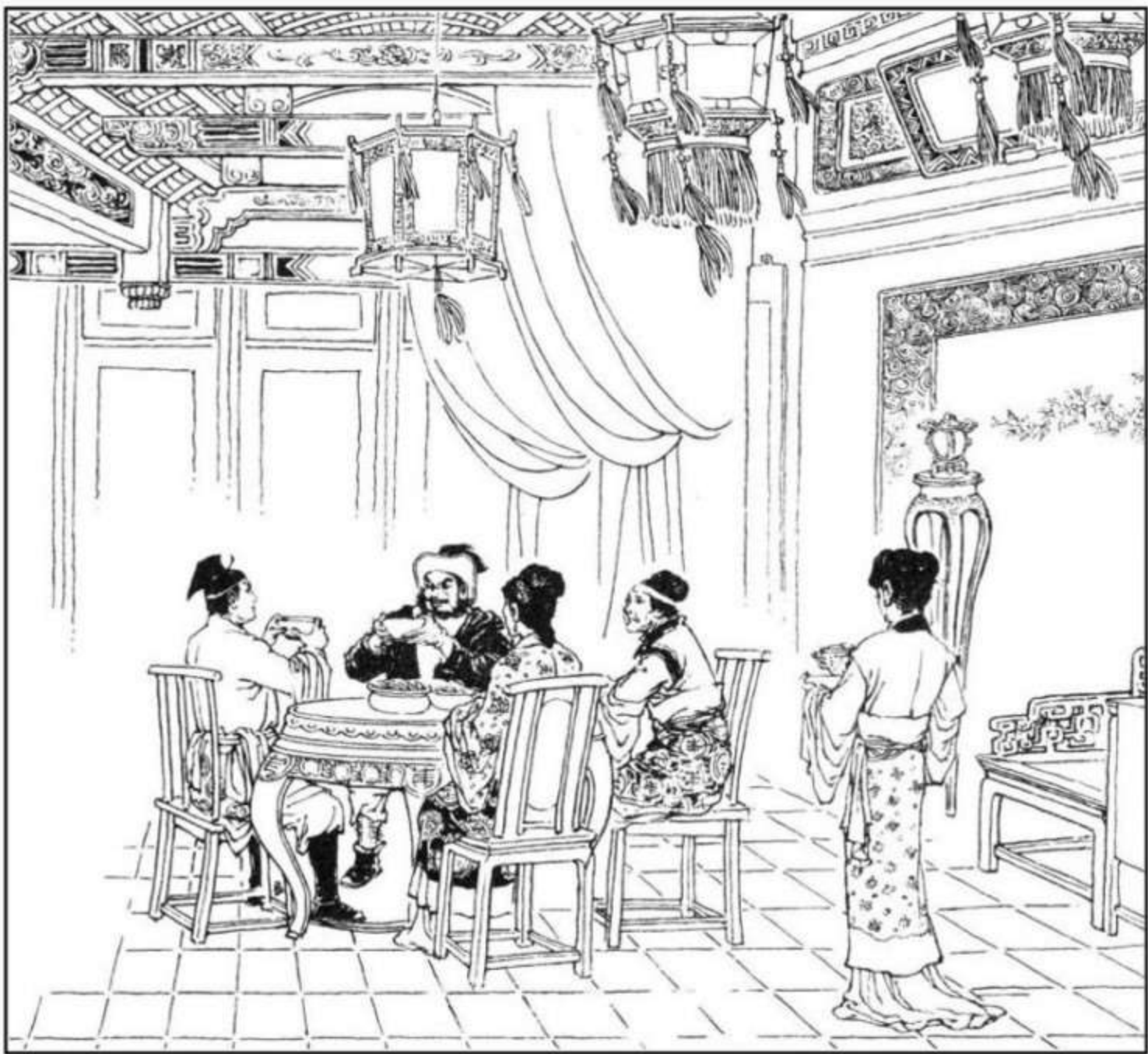


匡胤从姥姥身后出来，双膝跪地叫道：「母舅大人，小甥一时胡来，得罪长辈，请母舅整治！」杜二公忙把灯笼递与妻子，扶起匡胤说：「此事是我不好，贤甥不必介意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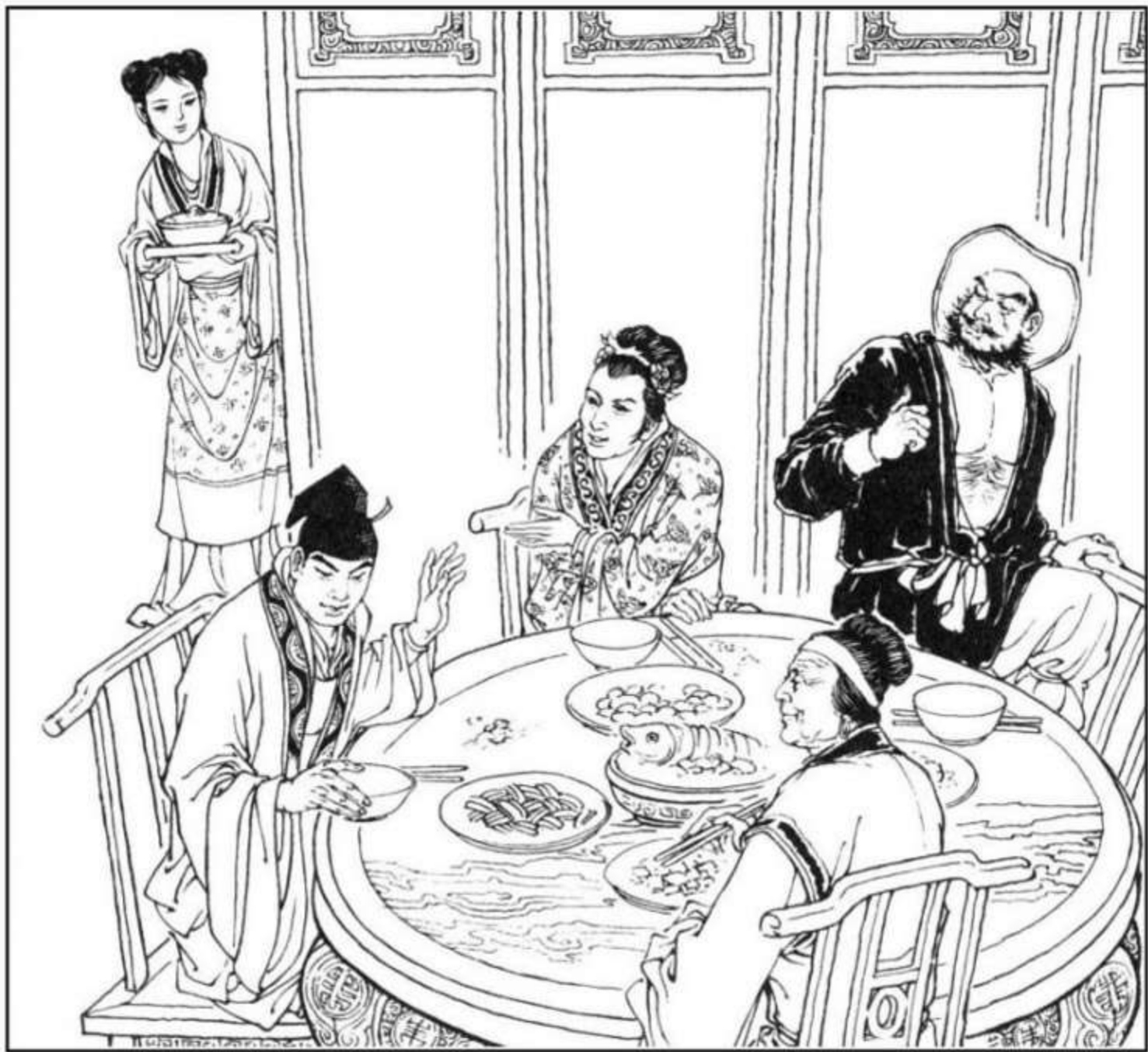


于是一家同去前堂，堂上早已灯烛辉煌，摆好酒席。至亲四口一同坐下。杜二公叫丫鬟传令出去，众喽罗齐归山寨。饮酒间，他把苗光义留下的后两句话说给匡胤听，叫做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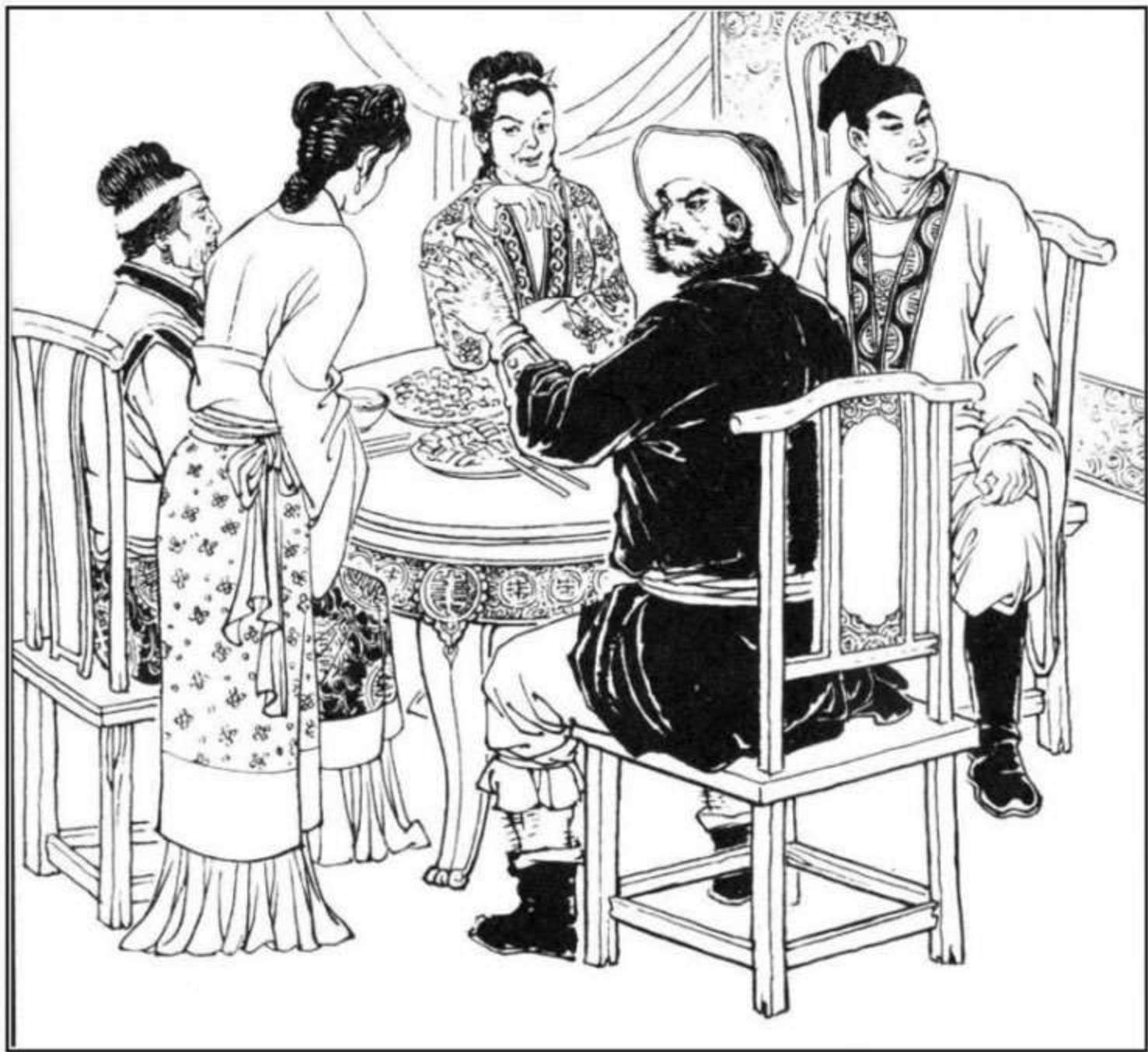
「主公休入五索州，快去禅州访好友。」



二公道：「苗先生实有先见之明，他对我说贤甥日后定成大事，愚母舅也能叨光封侯。」匡胤说：「母舅休听江湖术士的荒诞之词。」母夜叉格的一声笑道：「原来我外甥有皇帝之份，舅母也不枉了这一顿拳头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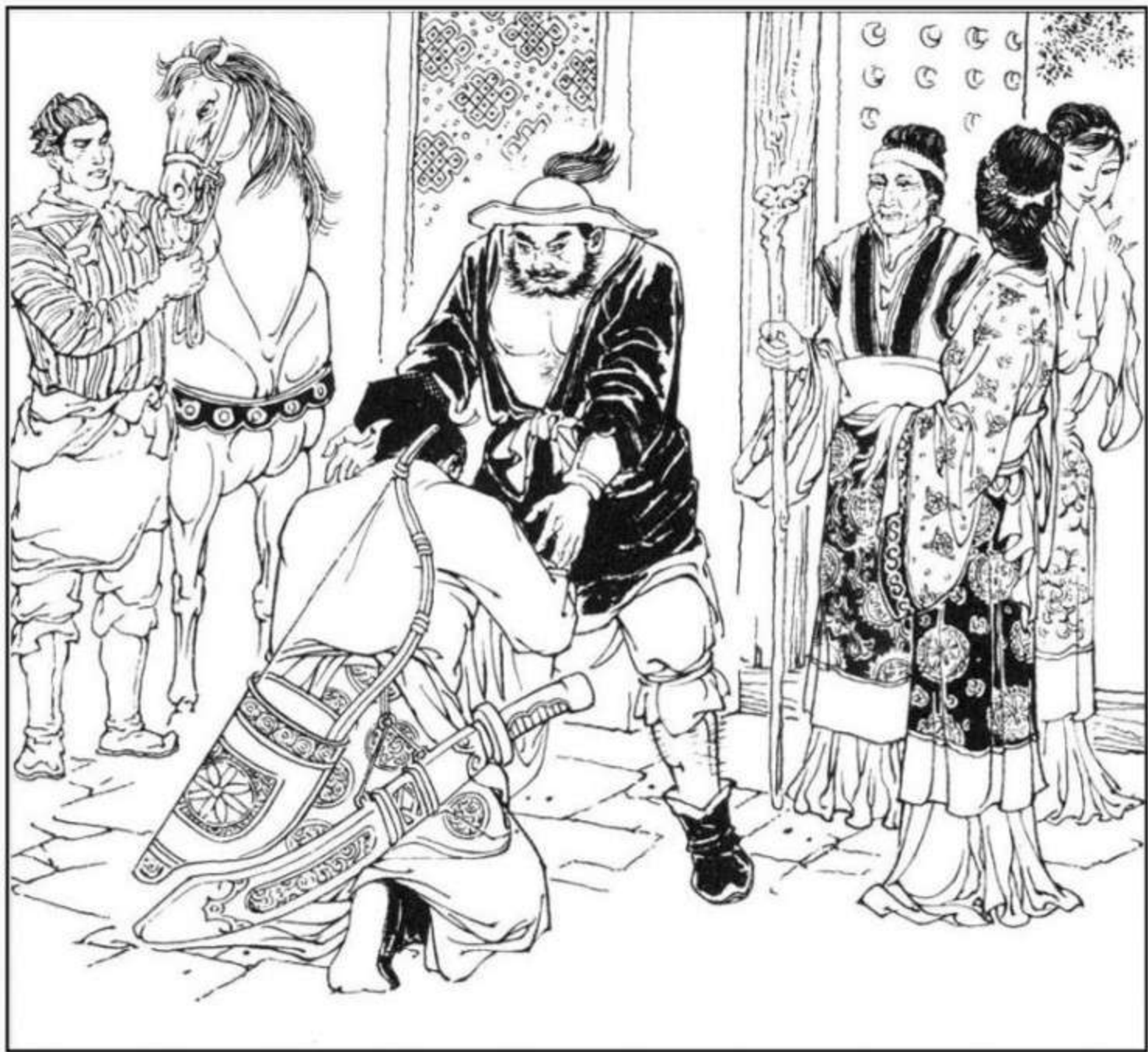
二公听了不解，便问：「一顿拳头？从何说起？」褚氏才说：「实不瞒你，我先挨了外甥的打。」太太接口把桃园的事说了一遍。二公道：「母舅舅母，都已领教；贤侄果然英勇非凡。」回头吩咐丫鬟：「请小姐出来与表哥相见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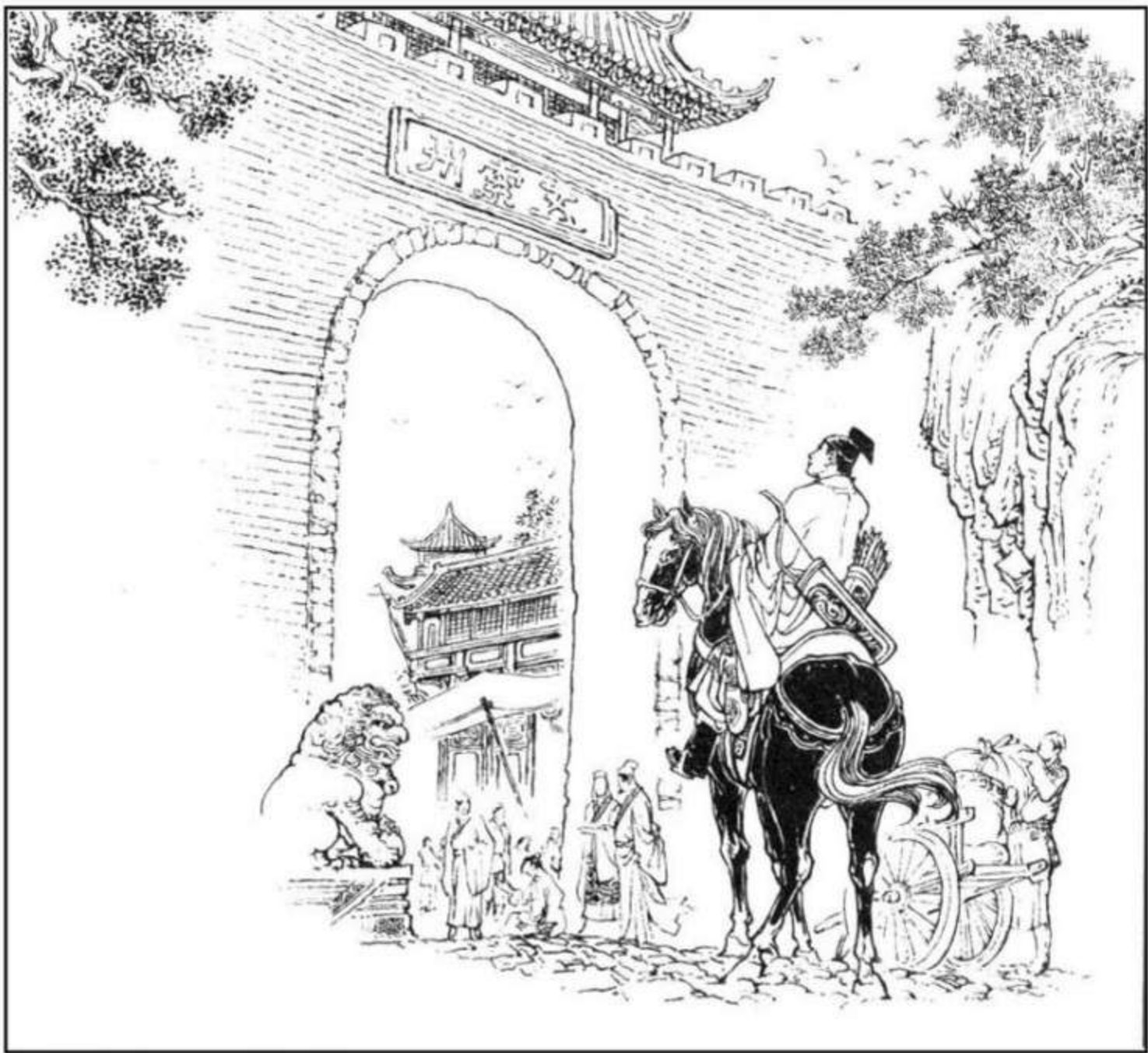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杜二公与褚氏单生一女，名叫丽容，年方十五岁。匡胤心想：「舅母长得如此丑陋粗犷，料想她生的女儿决不会美丽苗条。」谁知杜丽容出来，生得娇娇滴滴、亭亭玉立，与母亲绝不相似。表兄妹见了礼，一同欢饮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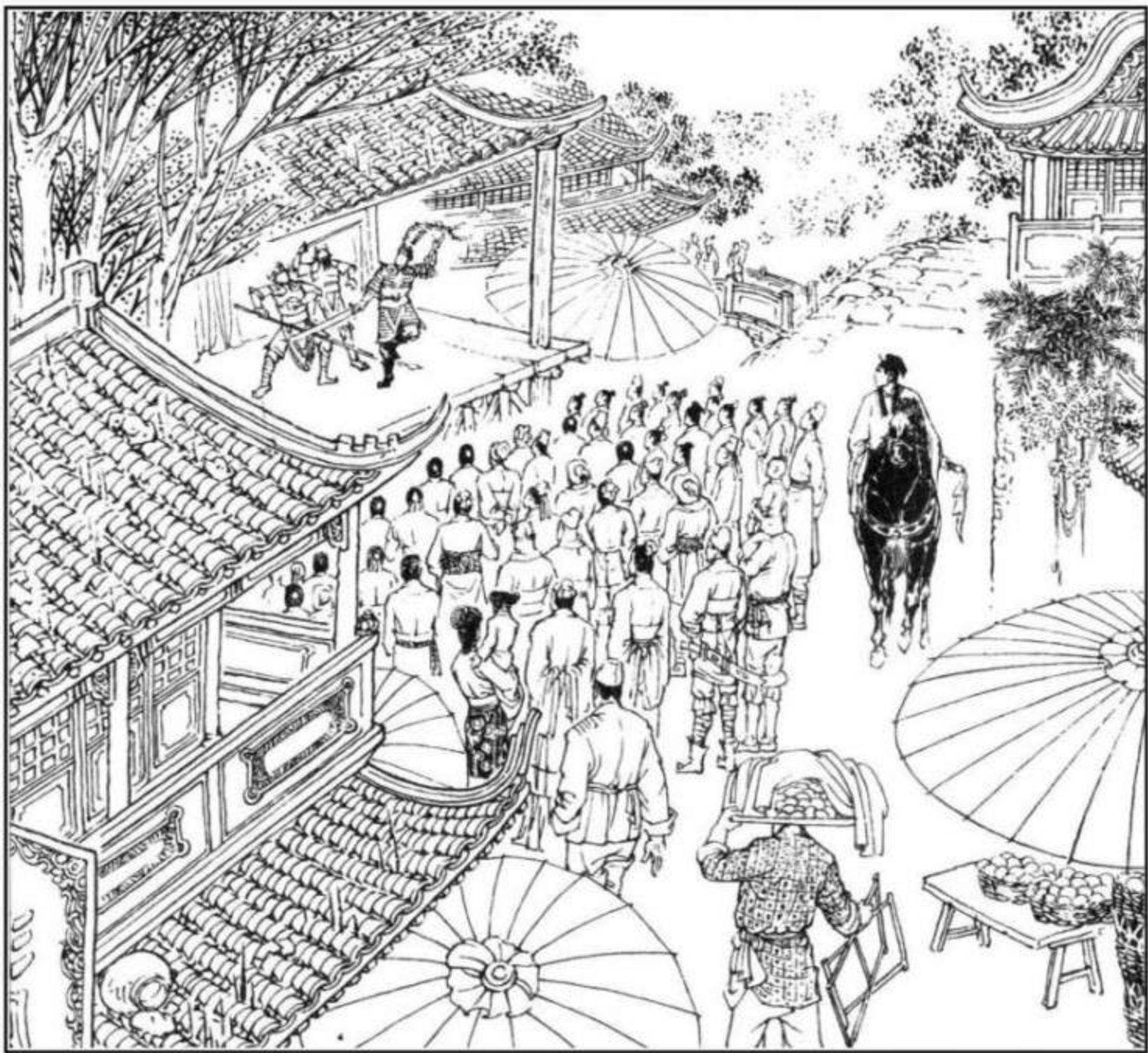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几日，匡胤惦着柴荣、郑恩，要去禅州寻访。姥姥母舅舅母都知道留他不住，却定要把丽容的终身许配给他做二房。匡胤原已看中表妹的端庄稳重，答应一有出头之日，便来迎娶。于是老亲结新亲，依依送别。



赵匡胤离了千家店，策马紧行。行了多日，这一天望见前面有座城市，上面镌着「五索州」三字，他虽然记起苗光义的警告，但不以为然。



他进了城门，见买卖兴盛，人烟稠密，信马来到的最热闹处。原来空地上搭一座戏台，居民四面围绕，都在仰着脖子看敬神的社戏。他也在旁边驻马向台上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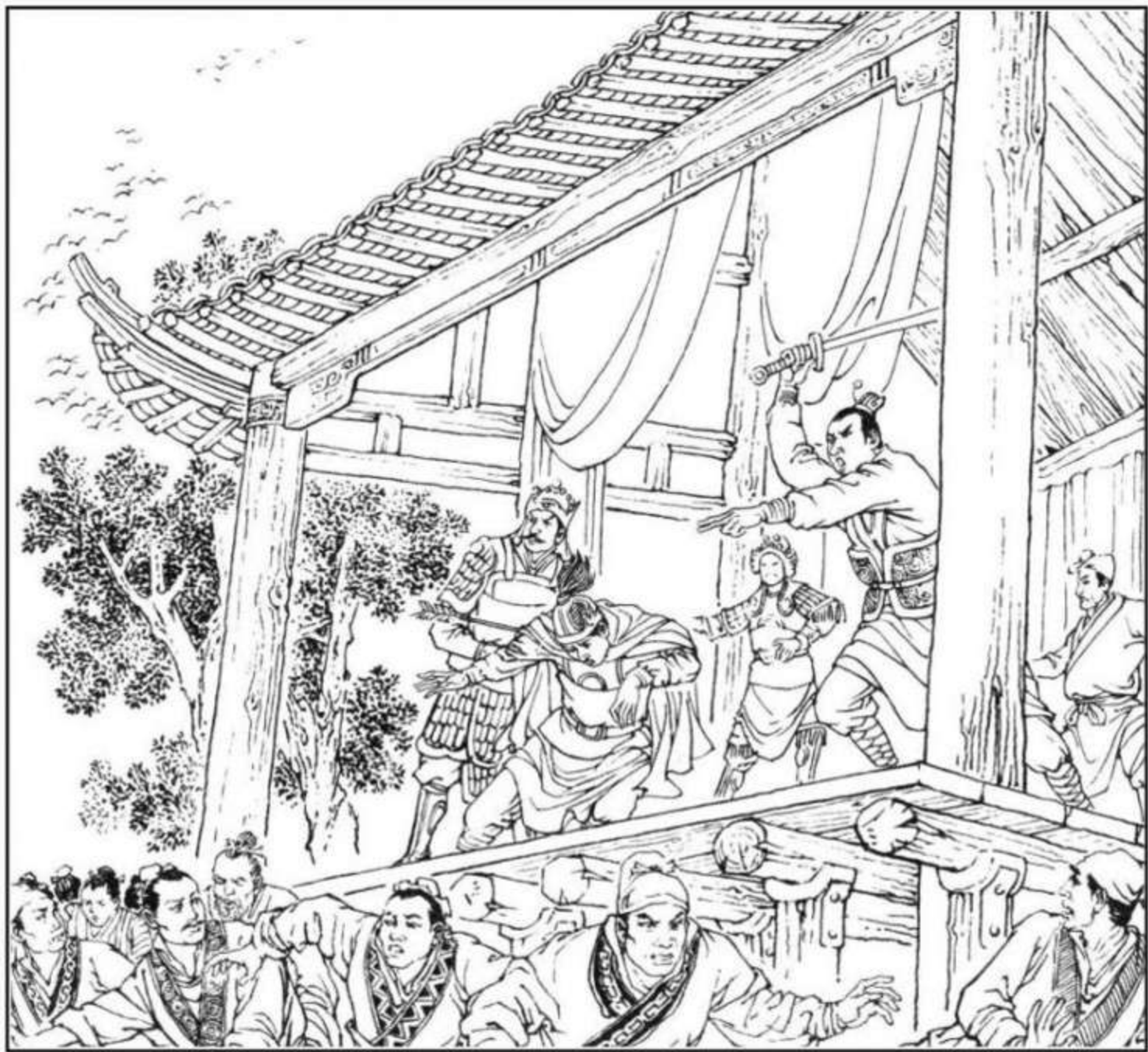
台上紧锣密鼓，演的是《隋唐传》故事，单雄信正追赶李世民「唐皇！唐皇！」的狂叫如雷；看看李世民十分危急，把个匡胤急得心慌意乱，想道：「怎么不见尉迟恭出来救驾，再迟一步，打天下的皇帝岂不被他杀了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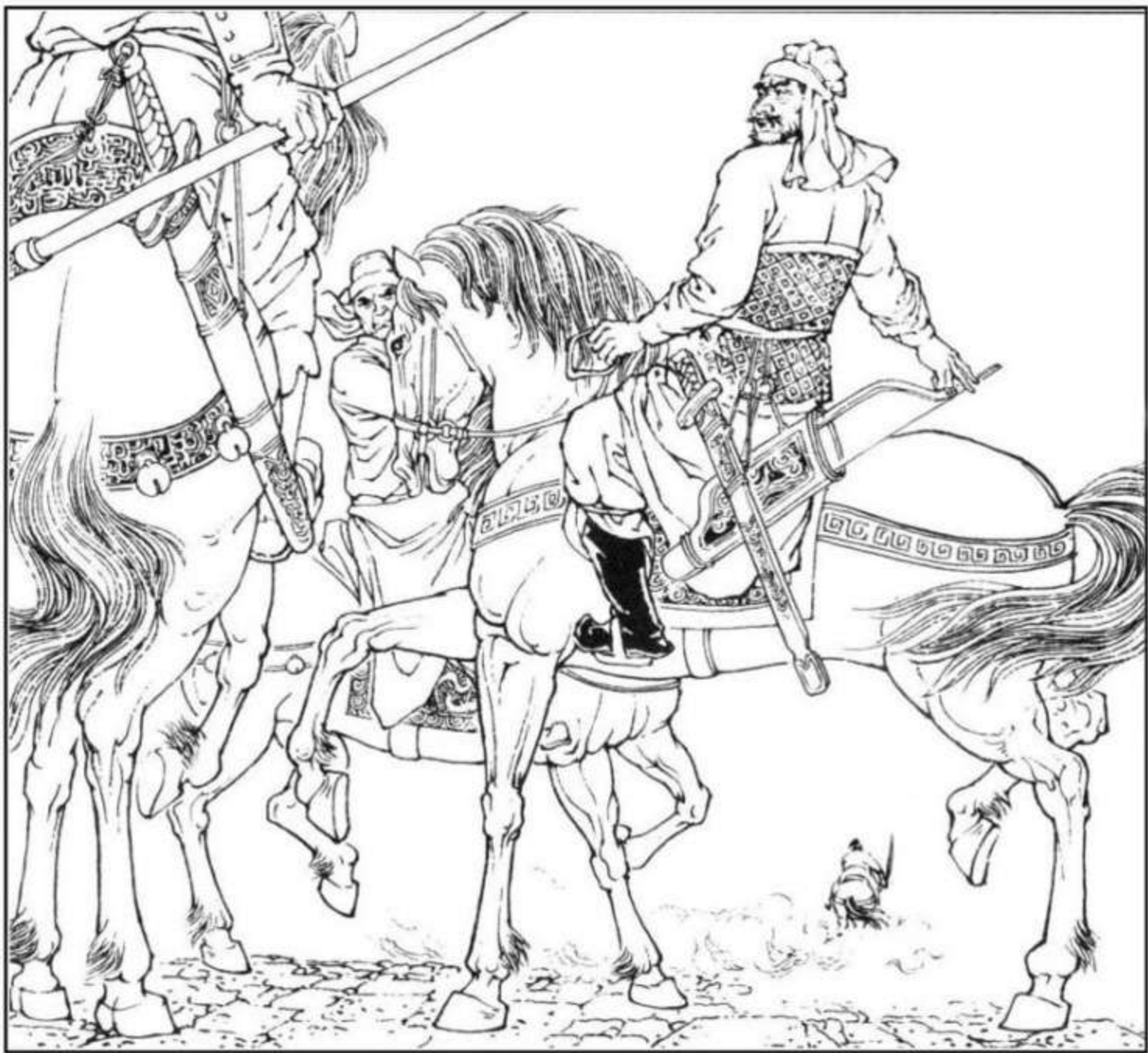
他忽然忘乎所以，心想：「有了，等不及尉迟恭，待俺赵匡胤搭救他吧！」遂把马三铁送的铁胎弓拔出，搭上三枝箭，嗖嗖嗖射去。三箭有一箭正中「单雄信」左臂，这演员扑倒在台板上，滚了几滚。



台上的人慌做一团，停了锣鼓。演李世民的到台口大叫：「不好了，台底下有个骑马的醉汉射死单雄信了，快些拿住他！」



台下人发声喊，把匡胤围住。人群中有个姓解的，叫解保，是五索城的团练长，原是韩通的徒弟，在大名府见过匡胤，今日见面，分外眼清，拍马上前叫道：「休要放走他，这就是血溅御勾栏的赵匡胤，拿住他好去领赏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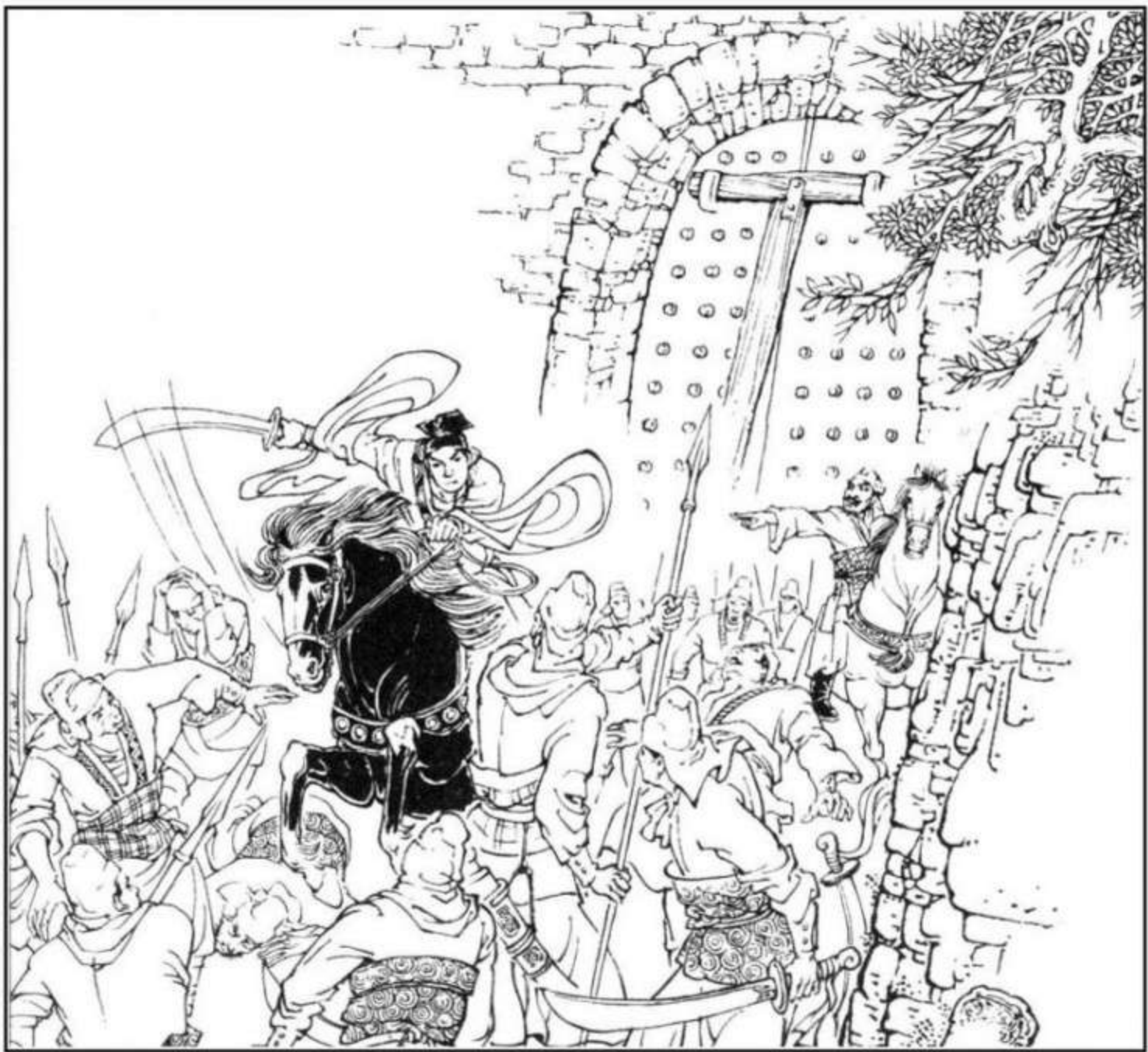
解保手下有四个大徒弟，五百团练兵，都在台下；一个奇勇争先，裹拢来攻击匡胤。匡胤抡开九耳八环刀，四面招架，上护身，下护马，毫无破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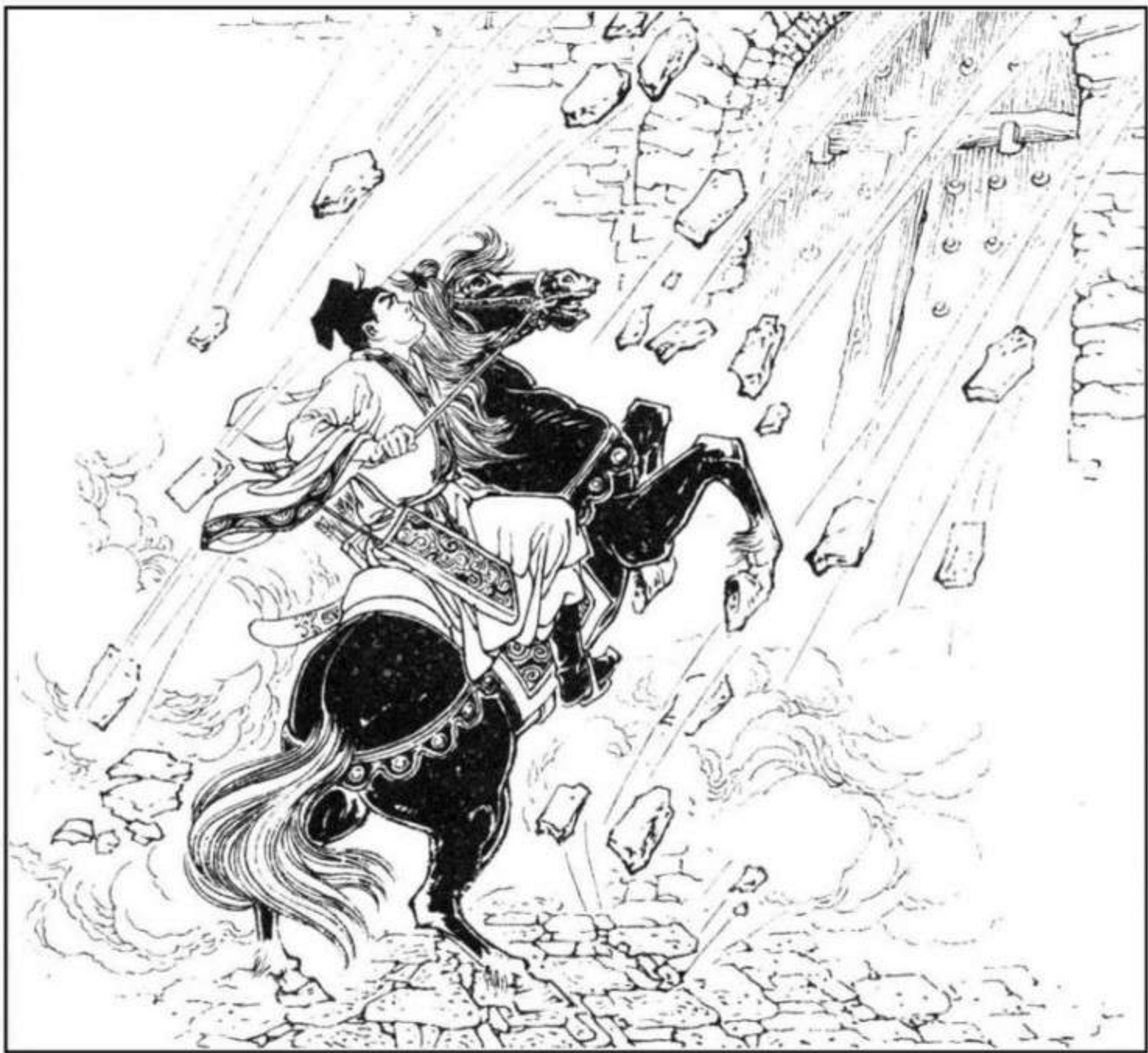
解保看他勇猛，防他突出重圍逃去，便吩咐四个徒弟去通知把四门紧闭，准备捉人。这里他督促民兵，用心攻围。



匡胤果然朝兵少处砍倒几个，乘势杀出，冲开血路，拍马向正南逃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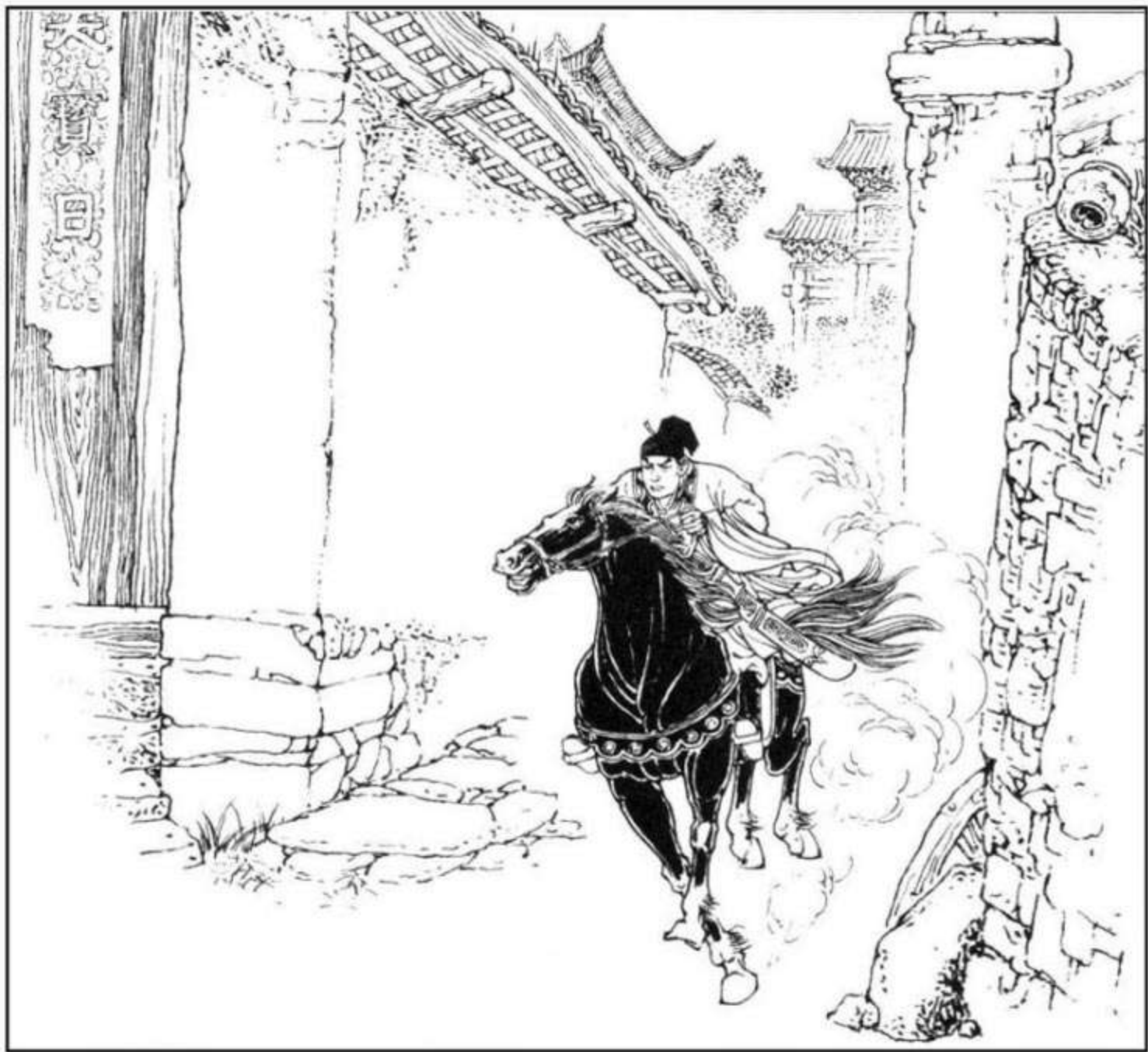
他奔到南门，却见城门关了；正想上前砍门，忽被解保的二徒弟江吊客叫军士们把城墙砖抛下去，一块打在匡胤耳前，吃了一惊；才要转身，不防又是一块飞来，打在他青缠巾上，从耳边擦了过去。



他说声「不好！」急把马拨回，上面又一块打来，差点被打下马。匡胤径望东门飞奔。



到了东门，正要到城前砍锁，解保的大徒弟邓丧门急令军士掀下城楼上的筒瓦乱打。一块打在赤兔马的头上，马负痛嘶咧咧一声叫，掉头顺着一条小巷窜了进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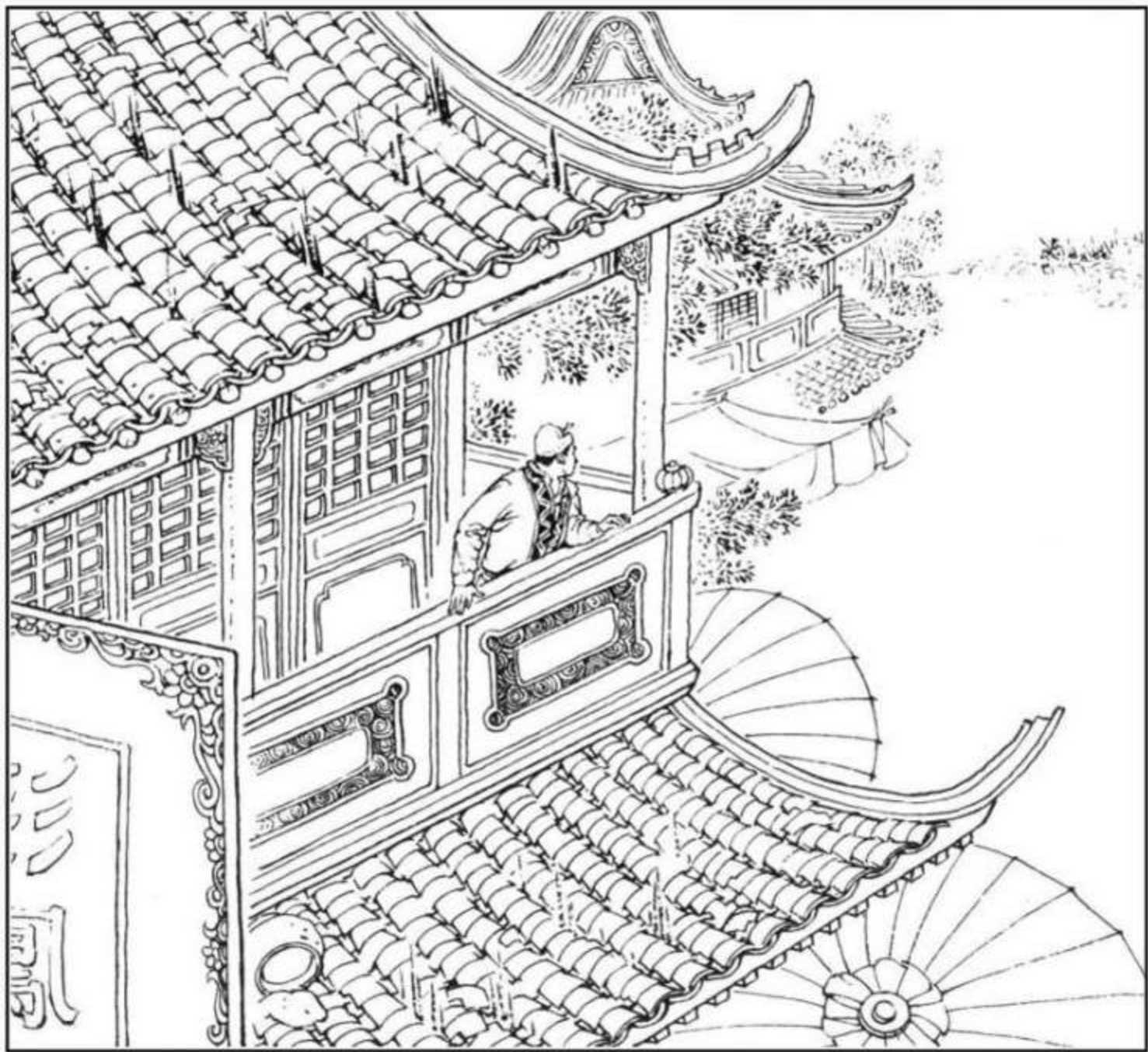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见东门南门出不去，只得投正北而来，才知解保的三徒弟史黄幡早已在此把守，一见匡胤，吩咐众人：「拿炮石打他！」炮石对准匡胤面门打来，他往后一闪，炮石掉在地上，炸得尘土滚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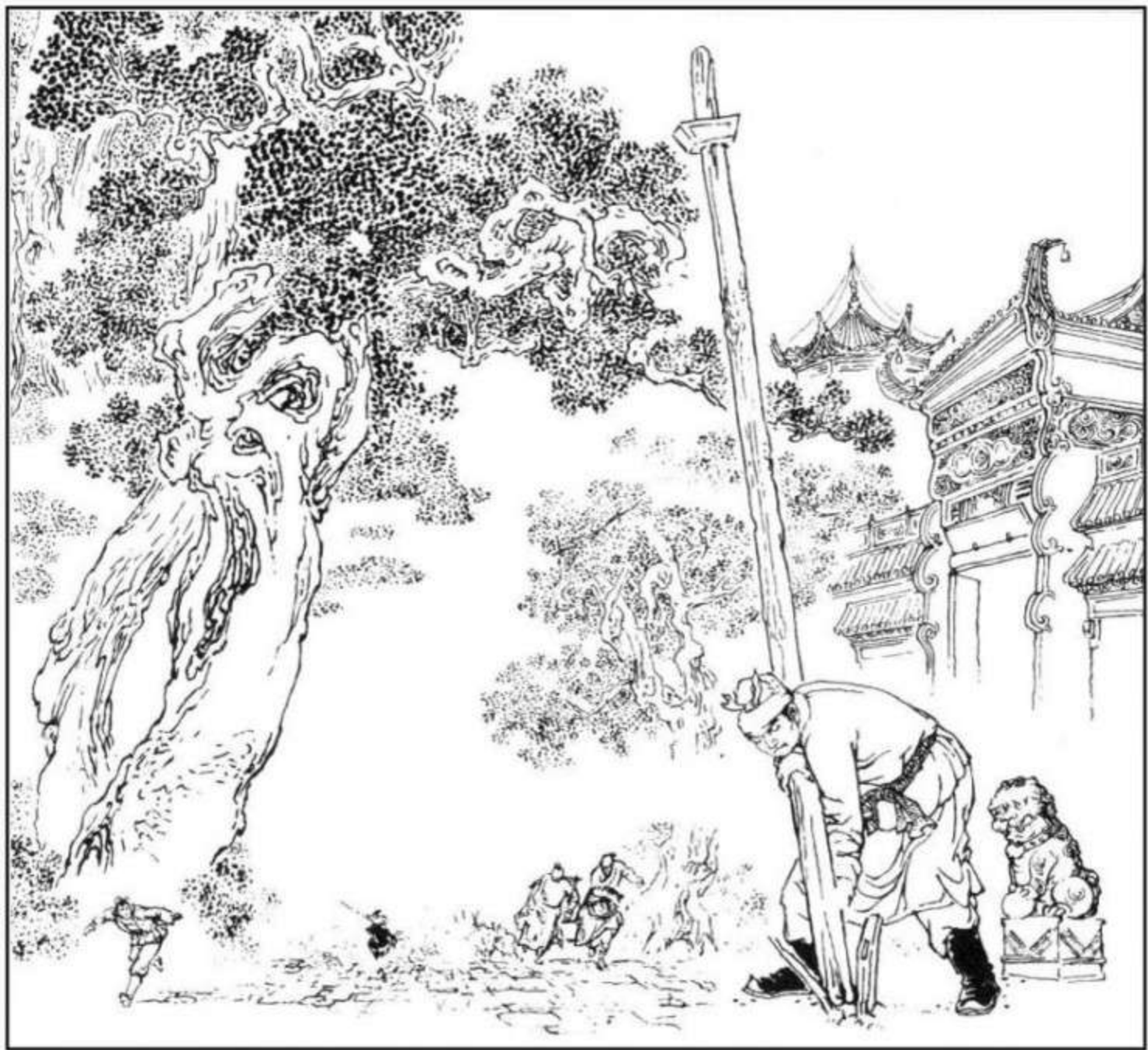
他只得带转马头，改奔西门，却听得后面喊声大振。解保带了团练兵，各执挠钩套索，望西赶来。



这时沿大路的一座酒楼上，坐着一人在喝酒，试验苗光的预言是否灵验，不是别个，就是史魁。他忽见远处尘土大起，几百人追前面一人策马狂奔，细看此人正是在枯井铺分手的赵匡胤，立即下楼想去救他。



他赤手空拳，如何救得？见路旁有一根旗杆，碗口粗细，一丈多长，便将它扳倒，拖来扛在肩上。



手一竿，把他的脑袋打去了半个脑盖。后面解保追到，史魁顺



又是几竿，一连打倒数人，那些民兵，见他来得凶狠，解保又已死去，哄一声乱窜逃散。史魁遂叫道：「赵公子，请来相叙。」匡胤大喜，下马谢道：「枯井铺别后常在渴想，不料今日又蒙史兄相救！」



史魁送匡胤出了西门。匡胤邀他同往禅州寻些事业，他说：「今天是苗光义教我来的，他请你快去禅州。小弟老母在堂，无人侍奉，不敢远离。日后倘得重逢，再行追随吧。」二人依依不舍而别。史魁仍回进五索城去。



匡胤走了一程，口中烦渴，便把摘来的雪桃吃了一个。又过了些山山水水，见正南上有座庄子，屋宇参差，人畜兴旺，便策马进庄。



他在北首一家酒店前下马，进店拣副座头，向酒保要热酒三角，猪肉一盘。酒保说：「对不起，热酒猪肉都已没了，用些冷酒素菜吧。」匡胤恼道：「锅里煮的不是猪肉，炉上烫的不是酒吗？拣人做买卖，是何道理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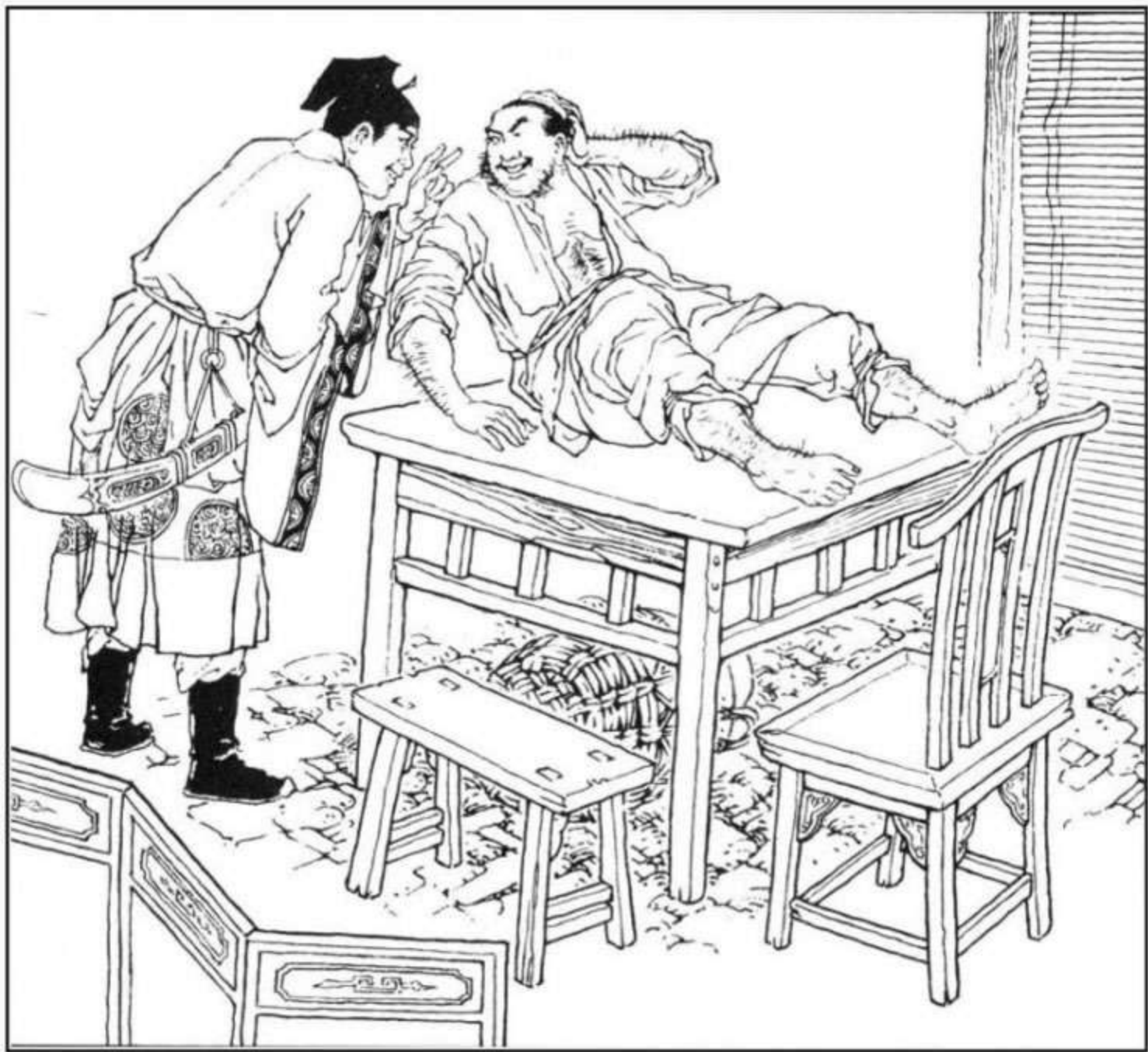
酒保说：「客人不知，这锅里的肉与炉上的酒不是卖的，是专供我们孟家庄的黑吃大王的。」匡胤纳闷道：「黑吃大王是人是怪？你们为什么供他？」酒保说：「他是位好汉，给地方上除了妖怪，所以留下来轮流供养，今日轮到小店。」



匡胤忙問：「这位大王现在何处？」酒保说：「现在小店后面休息。」匡胤道：「俺要会会他。」酒保说：「使不得，他一生气便要打人，客人还是不去为妙。」匡胤不理，大步往里便走。



里面有间清洁房子，居中摆张大桌子，桌上横卧着一条大汉，浑身一色青衣，脸朝里哼着曲儿：「南来雁，北去雁，夜夜飞不厌；乐子日日醉呼呼，几时得见我二哥的面？」匡胤轻轻摸到跟前，朝郑恩后背就是一拳。



郑恩翻身朝外，一看是匡胤，滚下桌来说：「乐子是醒着？还是在做梦？」匡胤道：「兄弟，你方才还在唱曲儿，明明醒着。」郑恩跪了下去说：「二哥自从与你分手以来，没有一日不想你，今日相逢，喜煞俺也！」



匡胤扶起，便問為何不見柴榮。鄭恩把過去如何吵開的事說了一遍，叫酒保將熱酒猪肉送進來，二人开怀暢飲，匡胤也說了自己这一段经过，把剩下的一个雪桃取出来给他，他几口吃了，大叫「妙极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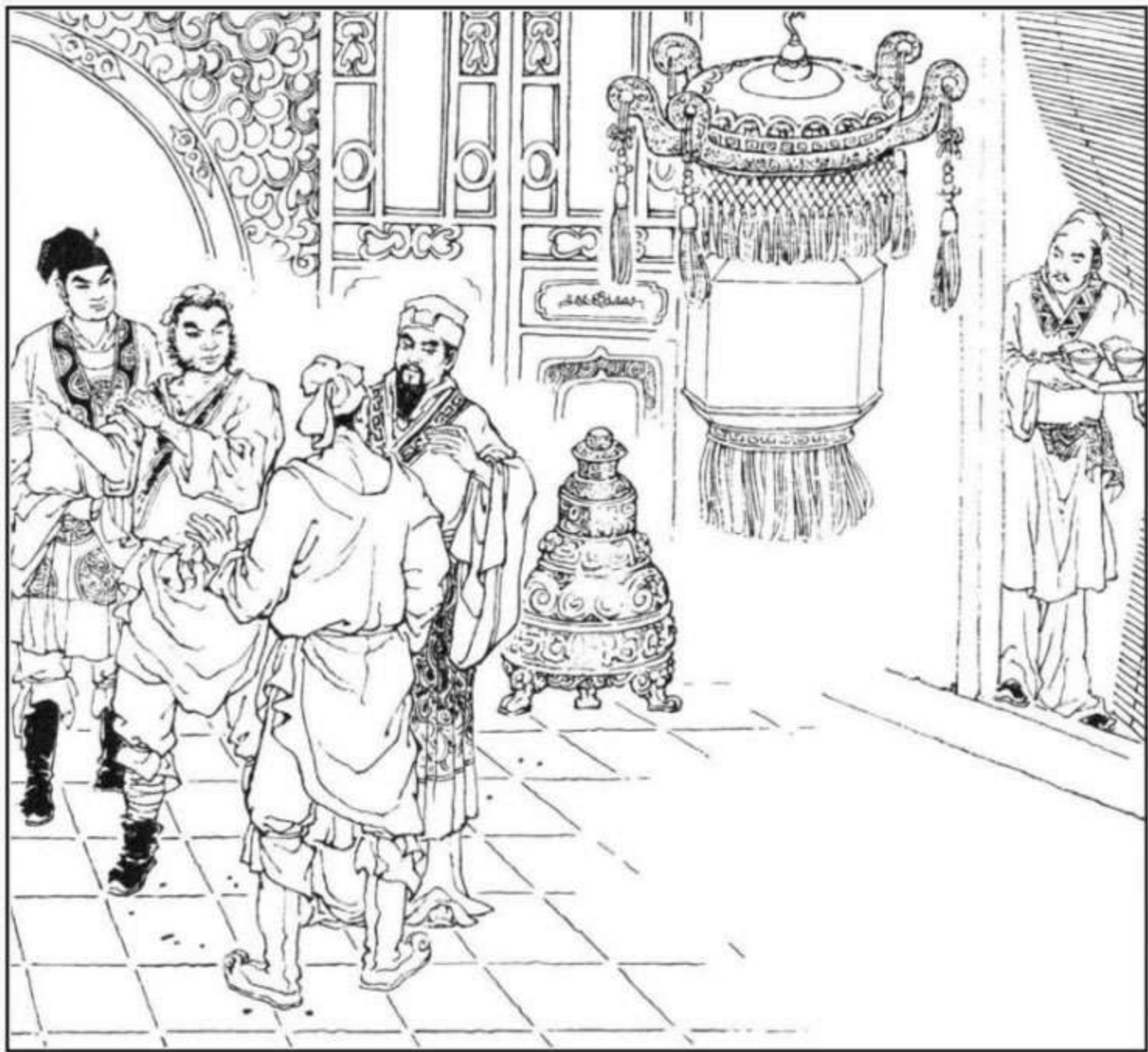
酒足飯飽，鄭恩邀匡胤到廟中居住，当夜兄弟在灯下谈说说，分外亲热。郑恩只图安闲，劝匡胤不要再奔波，陪他在此吃现成饭享福。但匡胤说：「你我都是顶天立地之人，岂可学庸夫俗子，不求进取，与草木同腐？」



郑恩终于答应跟匡胤离开孟家庄，同往禅州。次日，他叫两个小童召集庄上几位头儿，对他们说：「众位乡亲，咱的二哥当年在关西放债，共放了十万八千两银子，如今要乐子同去讨还，所以请你们来，乐子告辞了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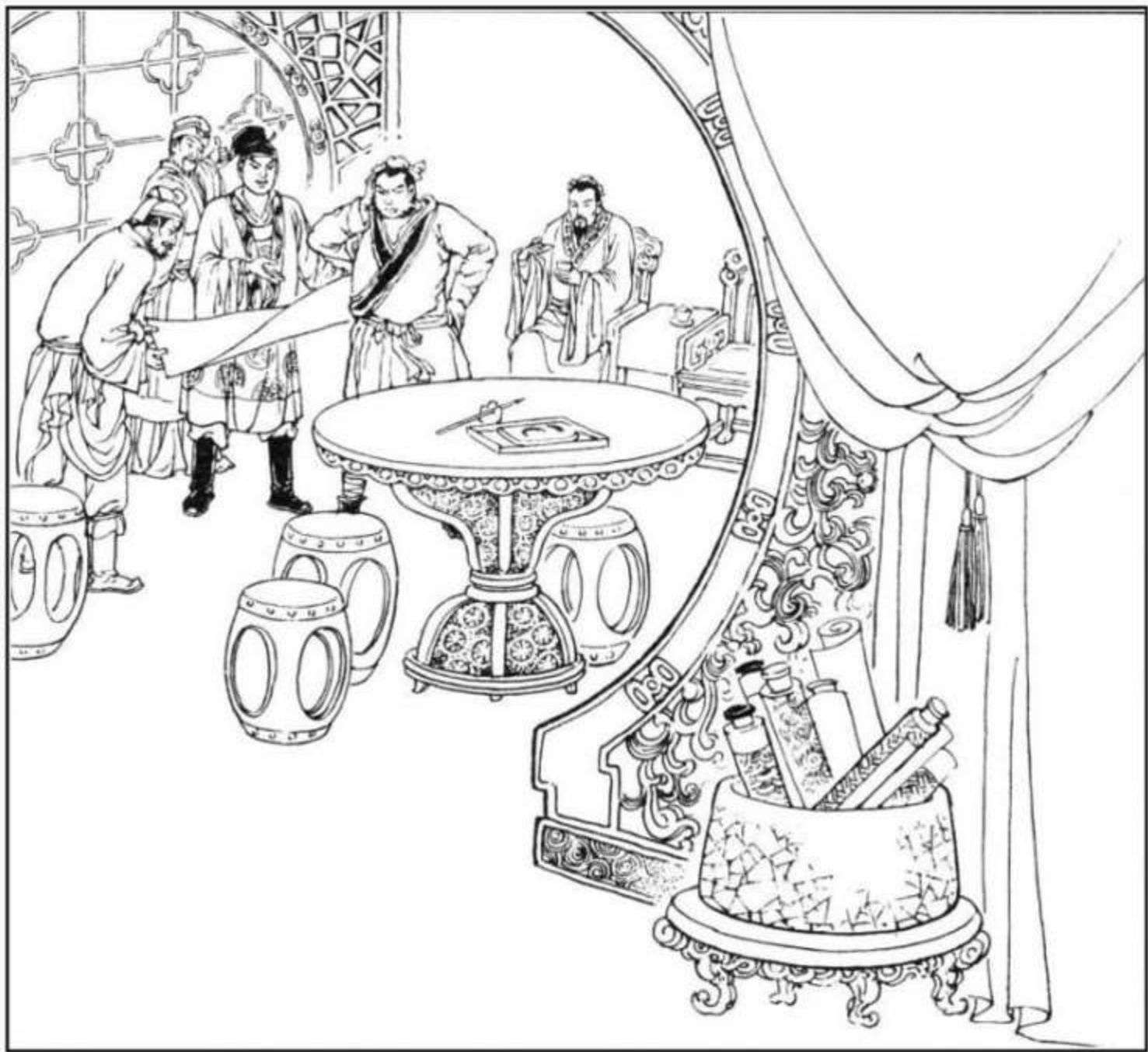
众人说：「大王，你是个福神，自从你除了鹿精，地方上人财两旺，我们实在舍不得你走。」郑恩道：「乐子说去就去，没什么留恋。承你们厚意，要么叫个画师来把我的相貌画下来，一则镇压邪祟，二则留个纪念，好吗？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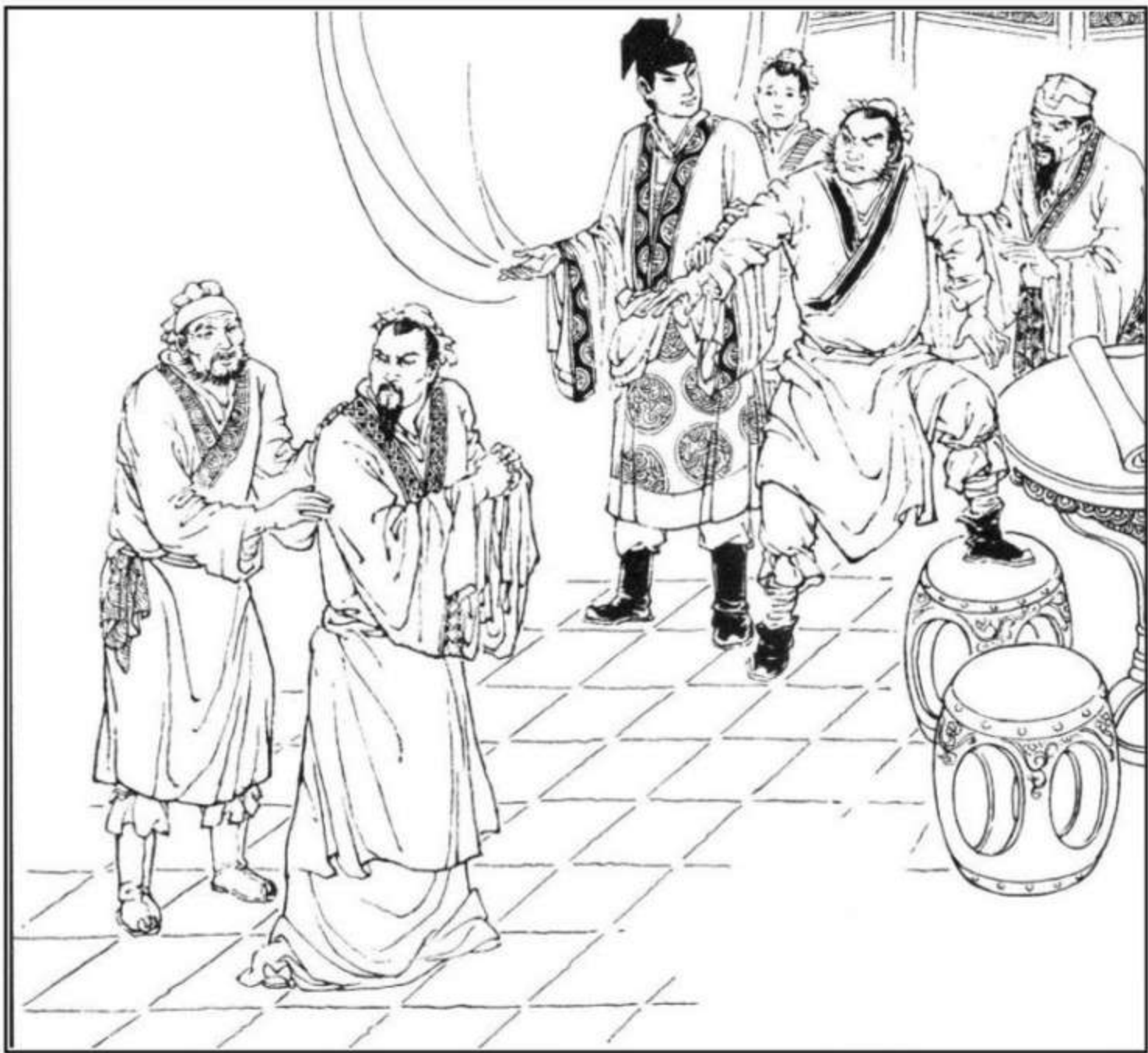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从旁称赞，几位老者就送钱行酒席，请到一位丹青妙手。在酒席前放一张桌子，备上笔砚，铺好大张白纸，由画师照着郑恩模样勾勒了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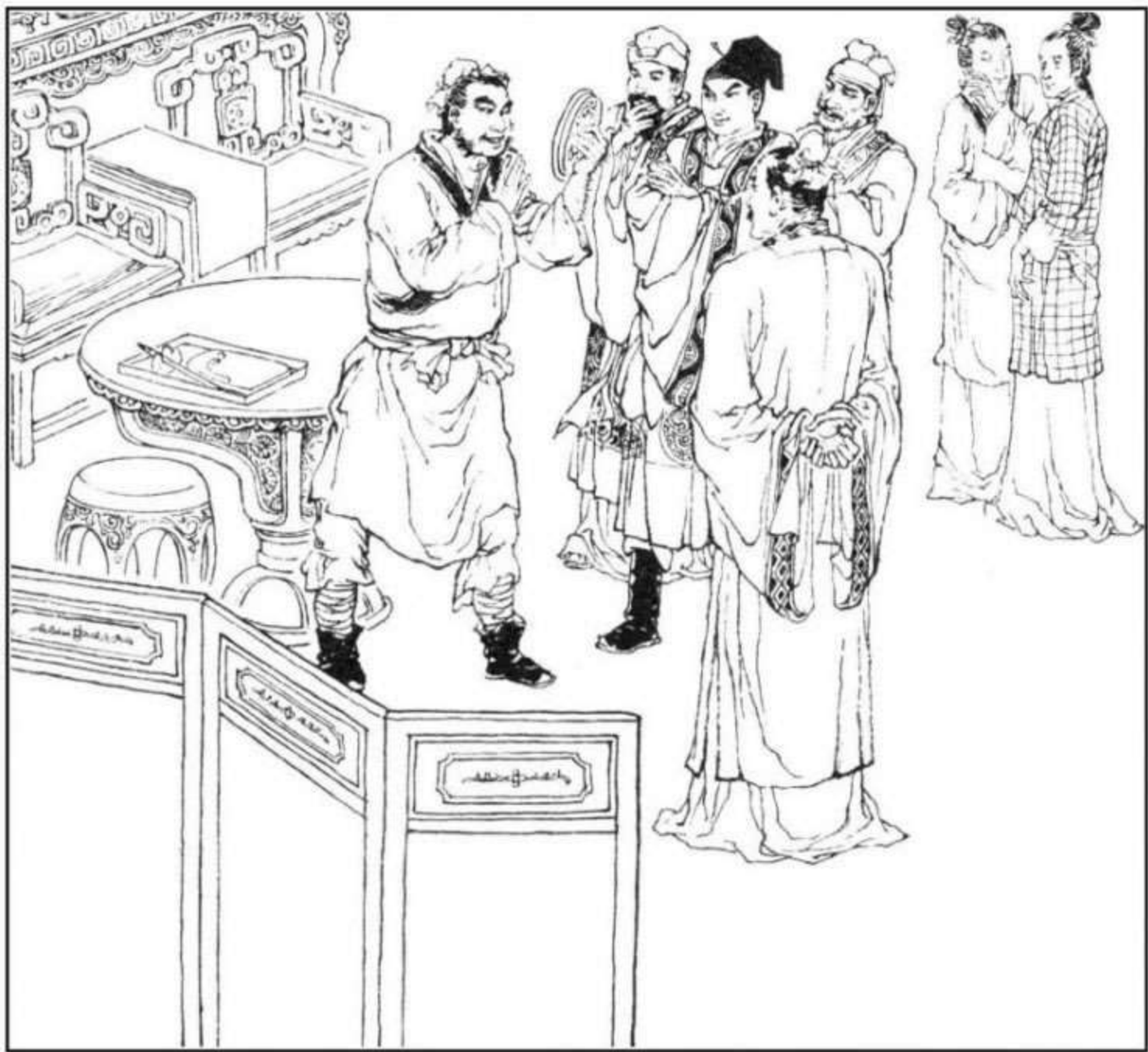
画好给众人观看，人人夸赞画得像真人一般。匡胤也说的确传神，遂与郑恩道：「贤弟你看，这幅画像与你丝毫不差。」



郑恩左一看，右一看，大嚷道：「什么画师，怎么把乐子的形状画成一个鬼怪？快把他轰了出去！」匡胤说：「贤弟休发怒，这是你生成的面目，与他何干？」便叫众人借来镜子，叫他自己照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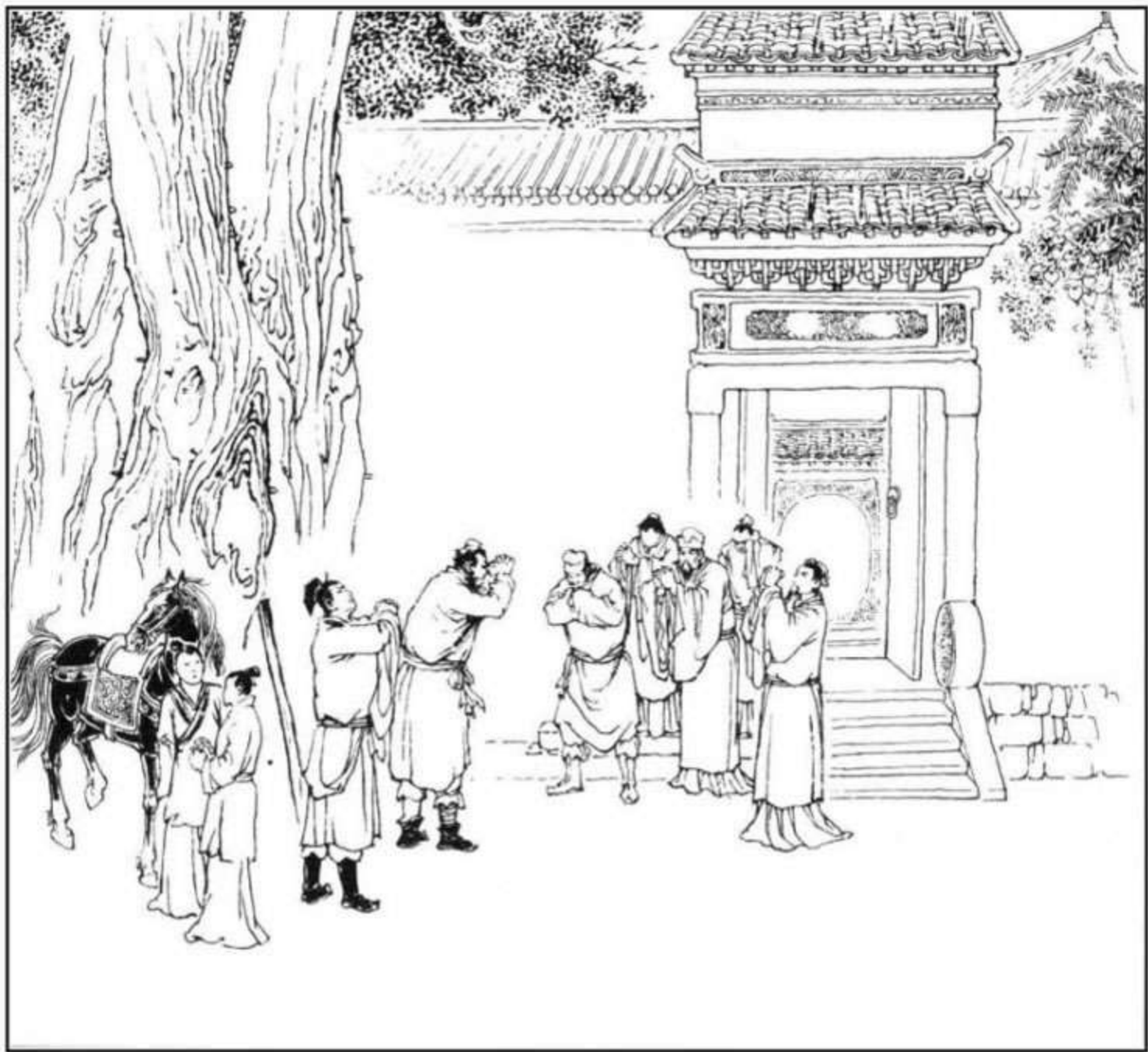
郑恩瞧瞧镜子里的自己，看看画上的自己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怎么乐子的形貌真生得这般模样？怪虽怪，倒也与众不同。乐子今日见了，十分爱看。可恨那次在木铃关上，被关官用唾沫来擦，真是不识好歹！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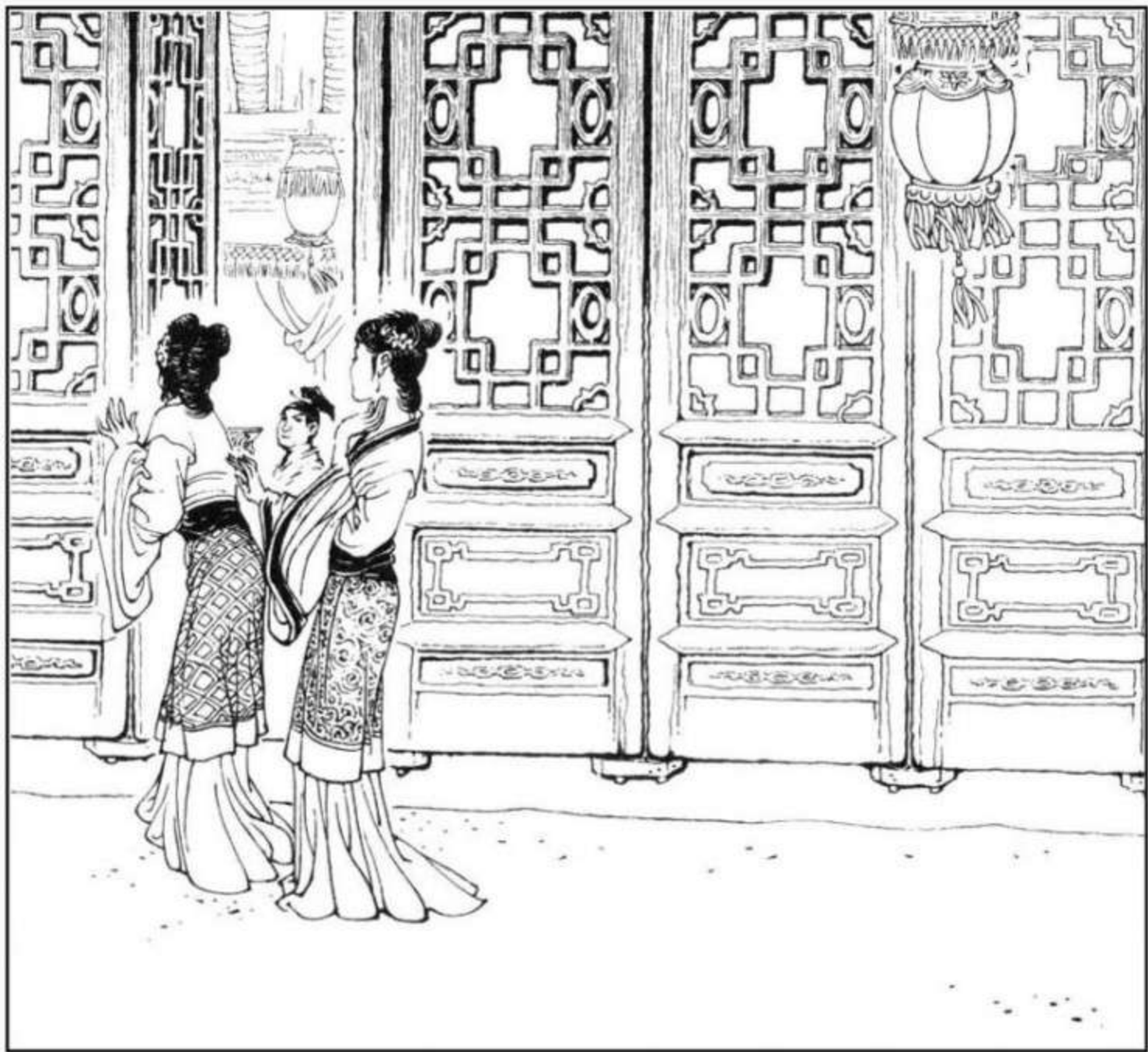
郑恩斟了三碗酒敬画师。然后道：「画师，你再在俺身边画上一根枣木棍，还要画一只小狗。」匡胤说：「贤弟，不如加幞头、红抹额、乌油巾、皂罗袍，手执钢鞭，旁画猛虎，这才威风。」郑恩道：「好好好！」



孟家庄几位老者推郑老汉为首捧出二百两盘费，一定要郑恩收下。郑恩没法，只得打开包来，取出七八锭给了服侍他的两个小童，卷好银子揣在怀中，提了枣木棍，背上行李。匡胤上马，郑恩步行，与众人挥手别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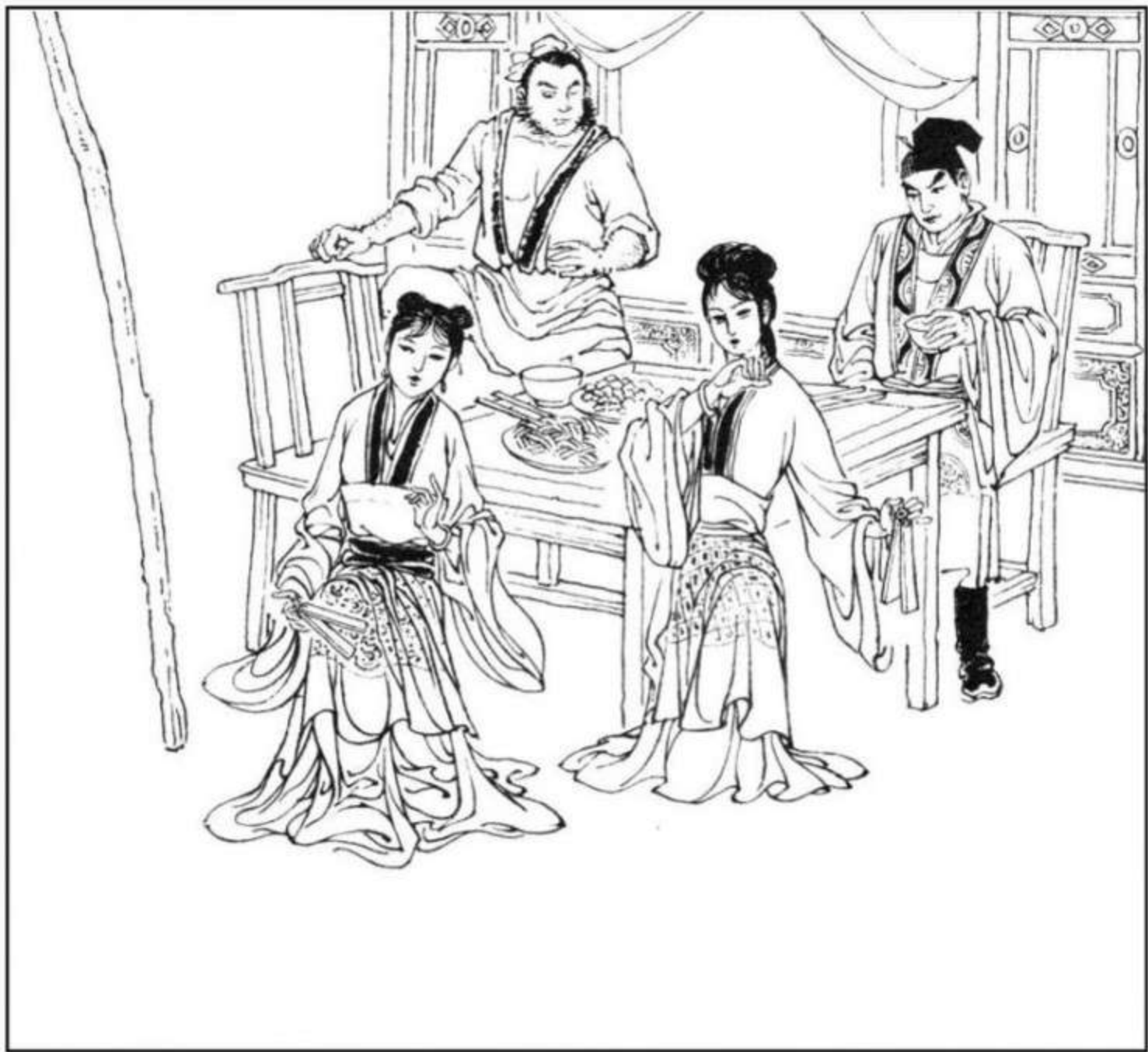
二人迤邐行来，一日到一高庄，寻客店住下，郑恩从腰间取出两锭银子，叫店家端整丰盛美食，不一时酒保送来放在桌上，掩上房门出去。弟兄对坐畅饮。忽听呀的一声，房门开处，蓦地里扭扭怩怩走进两个少妇来。



她俩手中各执象板，上前向二人道个万福。郑恩醉眼朦朧问道：「你们两个女娃娃，来此做什么？」一个答道：「我们都住在附近村中，从小学唱曲舞蹈，专在客店侍候往来客商。见二位贵人到此，特来献技侑酒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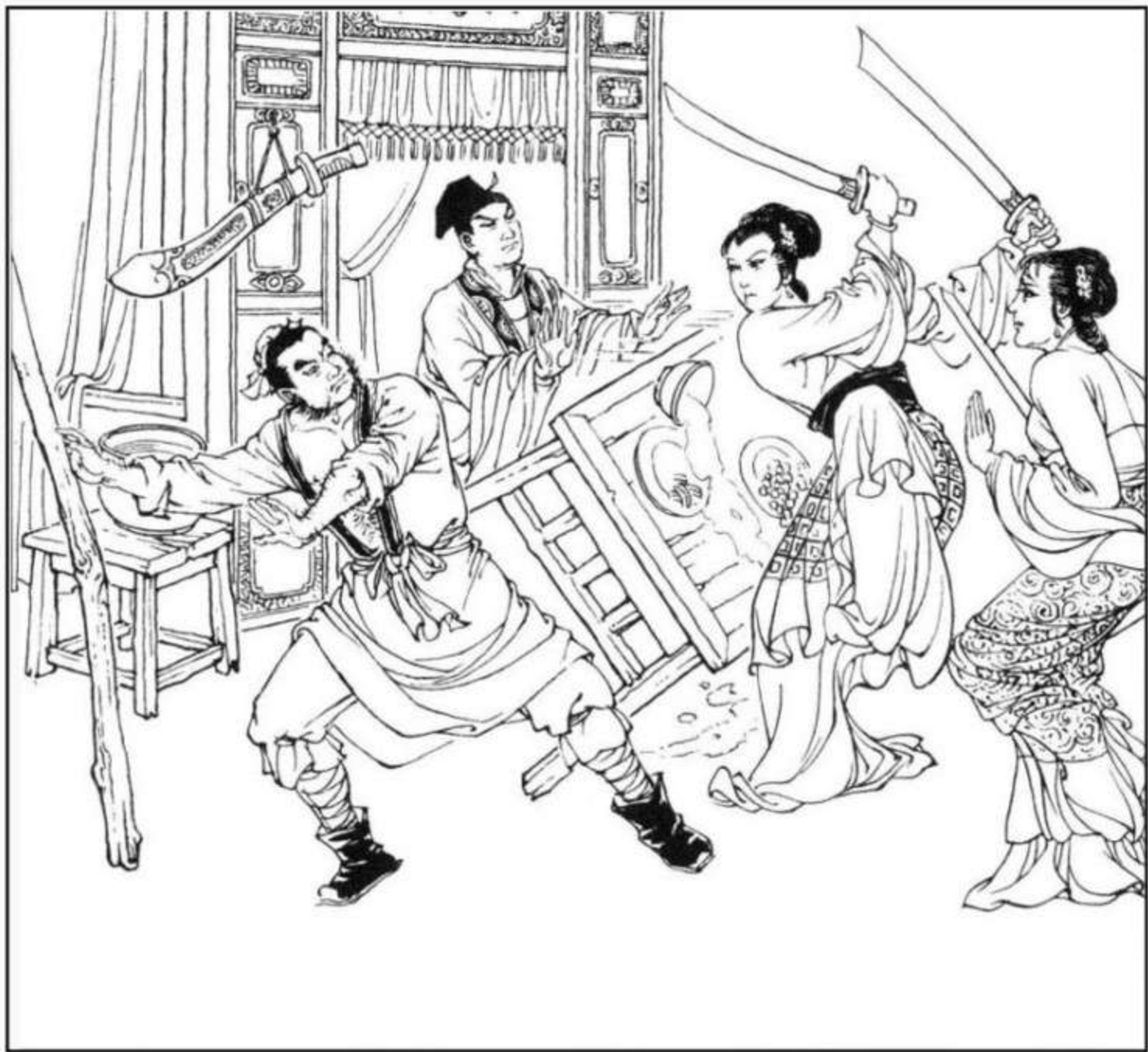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匡胤已有七八分酒意，便道：「你等且唱一回，唱得好，重重有赏；唱得难听，两记耳光！」那两个就款款地唱了一曲《阮郎归》。



匡胤点点头，又叫边歌边舞，她们便摆动腰肢，做作百般媚态，匡胤痴痴地呆看。郑恩却起了疑心，觉得有些邪门；便运动他那雌雄眼，把两个妇女上下仔细一瞧，看出了破绽。



他立起身来猛拍桌子，大叫一声：「二哥，这两个不是女娃娃，是妖怪，你不要被她们迷了！」匡胤如梦中惊觉，问他：「三弟，怎见得？」两个妖怪知道已被瞧破，手中象板立刻变了两对柳叶刀，朝弟兄二人砍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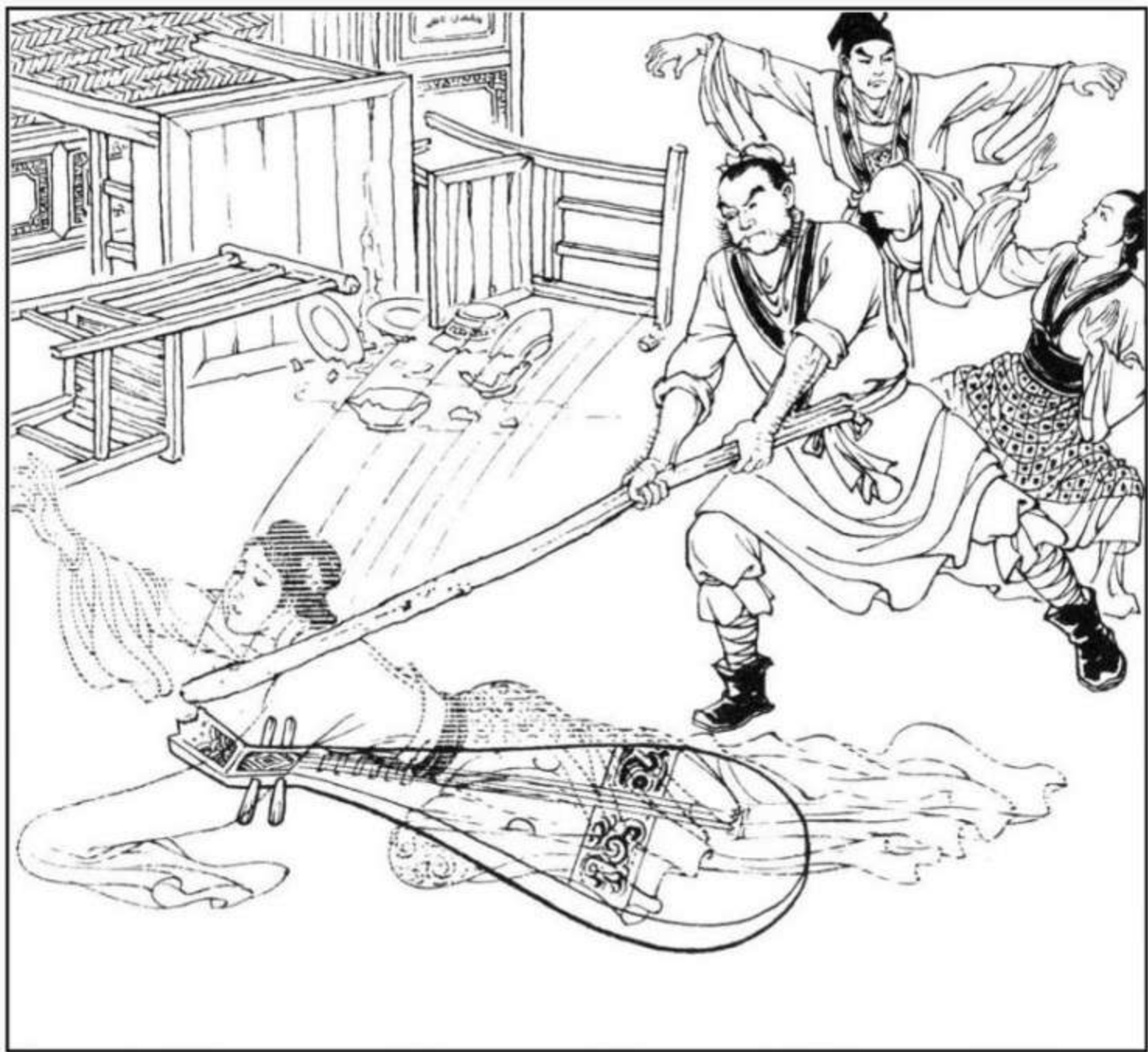
郑恩操起枣木棍，匡胤不及取刀，解下鸾带，迎风变成神煞棒，四个就在房中打了起来，把那桌椅掀翻，碗盏打碎，一片丁当啪啦之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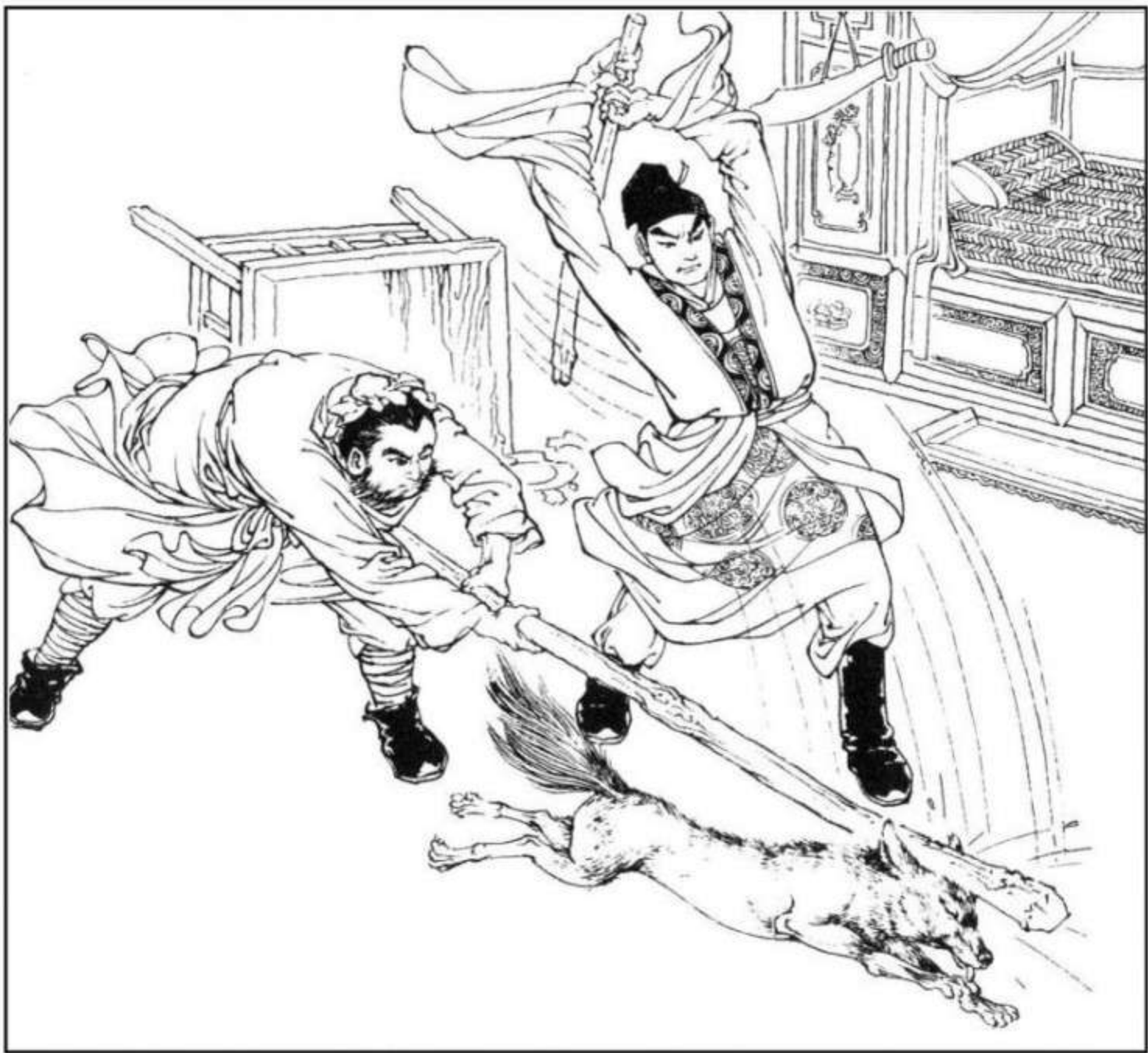
店小二听见，赶到房门前一，两男两女在里面争斗，只当是强奸不从，所以闹翻。他又不该上前解劝，远远地立着观看。



与郑恩斗的那个妇人，一脚踩了地上的鱼肉，身子一歪。郑恩趁势举棍狠狠一下，扑的一声，妖怪显了原形，是一只玉石琵琶。



另一个见同伴被打死，不敢恋战，弃了匡胤，将身一折，变还一只玉面狐狸，想蹿出房门逃走。郑恩跳下去一棍把它打倒，匡胤加上一棒，早已打得稀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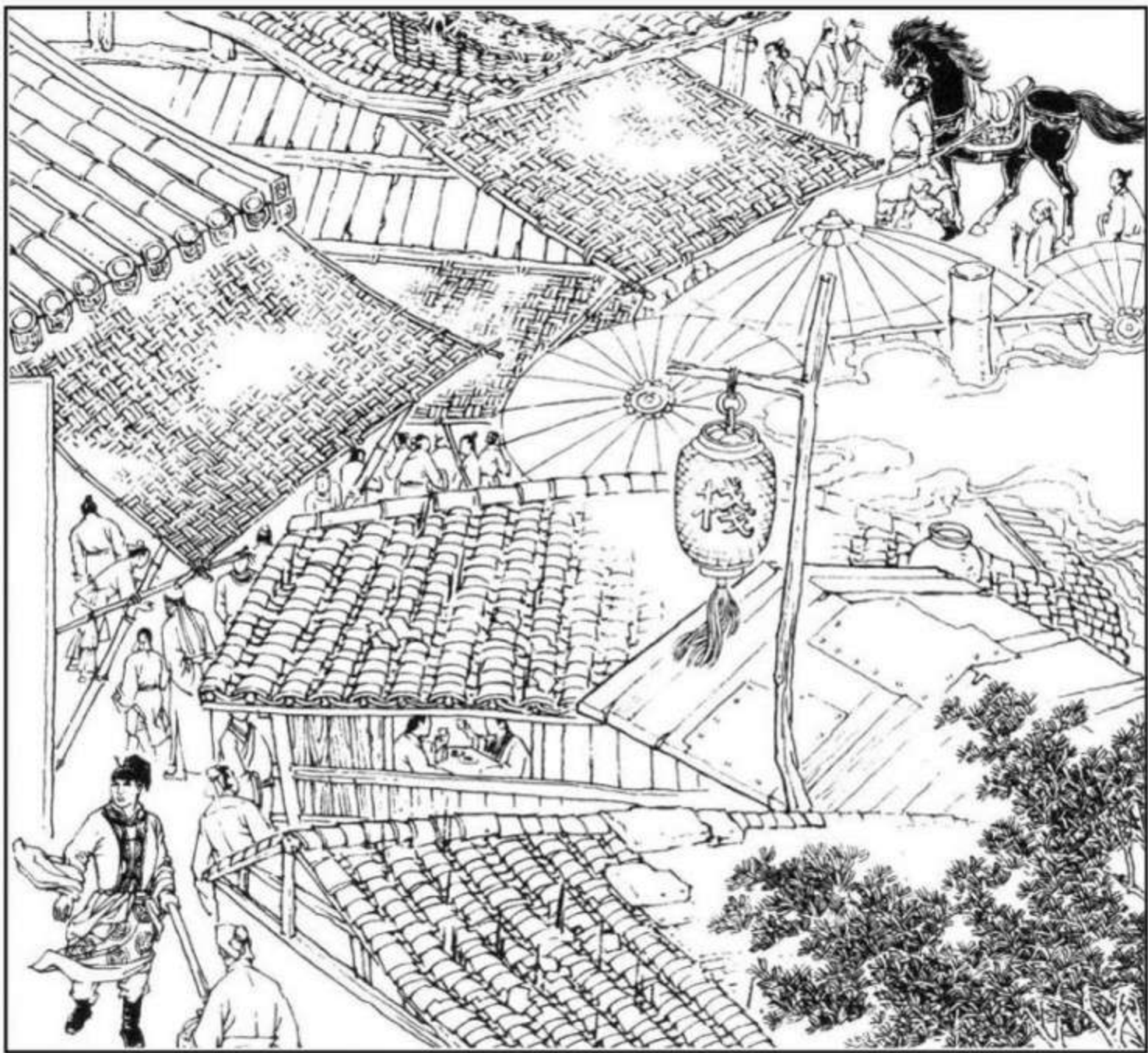
店小二这才进来说：「怎么把好好两个人打死？二位，这不害了小店要吃官司吗？」郑恩把他拉过去按着他的脑袋朝地下看，店家这才说：「原来是吸人精血的妖精，怪道上次有两个客人与她们缠上几天就成了骷髅一般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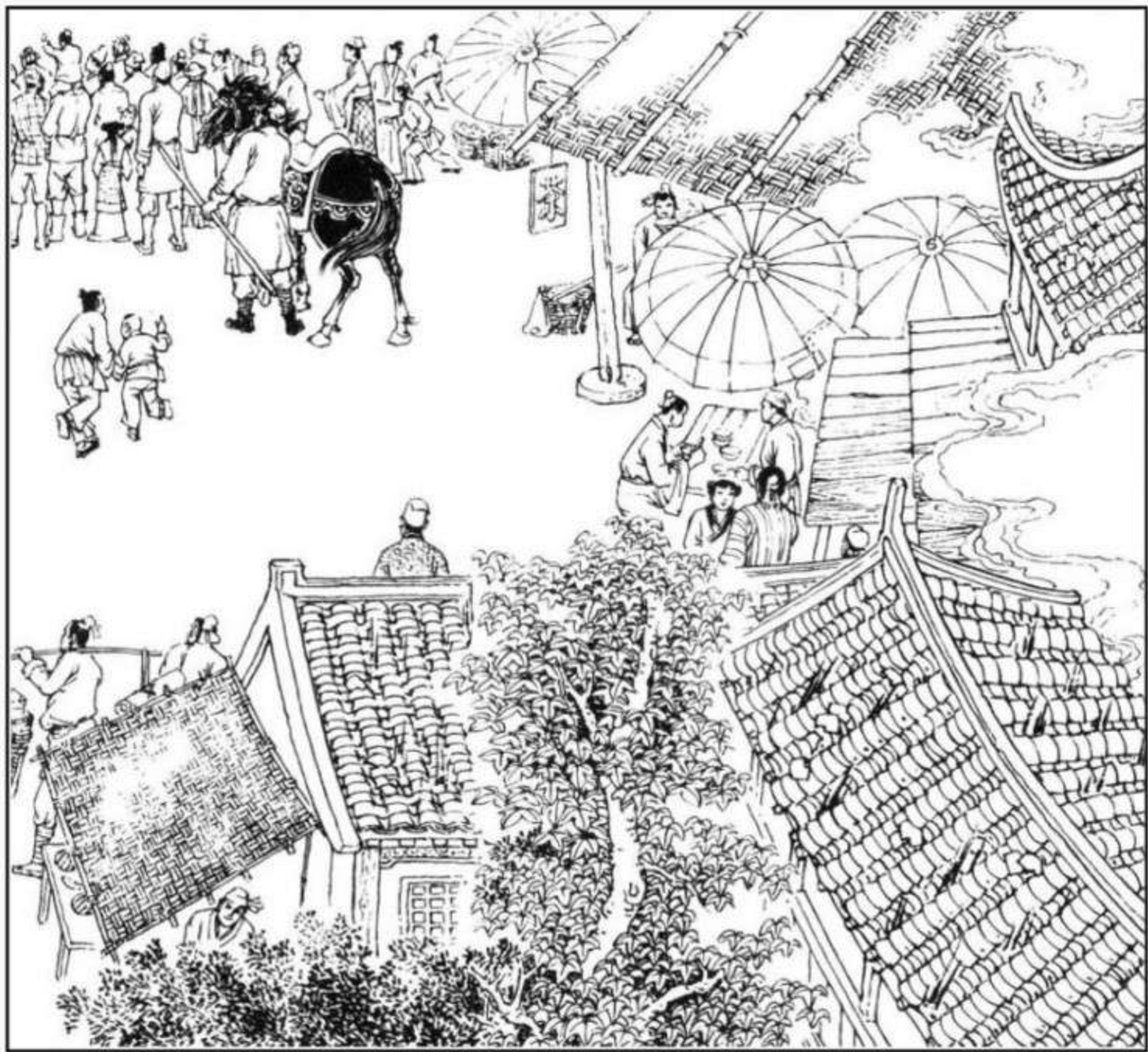
弟兄二人继续西行，走了多日，来到一处，是东西要道，极为热闹，叫平阳镇，寻一客店住下过夜。歇到次日，匡胤说：「三弟，我们到外面走走，说不定遇着柴荣大哥。」郑恩道：「顺便带着马去放放青也好。」



郑恩牵了马，匡胤锁上门，离店到了大街上，见店铺相连，三数里不绝；来至三岔路口，不料行人挨挤不开，众人你推我攘，哄的一冲把弟兄二人冲为两处。



郑恩不见了匡胤，到处寻觅，没想到他会回店。等他只管往前走了一箭之地，忽见一簇人团团围在那边看耍傀儡的，他想：「二哥在人堆里看木偶戏也未可知，待乐子瞧一瞧。」遂带住马，挨在众人背后张望。



他看一个小癩痢木偶动作滑稽，不觉哈哈大笑，拍起手来。谁知一拍手，把缰绳掉了，那马脱了缰，舒开四蹄，望前面有青草的开阔地方驰去。



追趕。
鄭恩耳边听得马蹄声！回头一看，马已去远，慌忙撒腿



不知不觉追出了平陽鎮，离鎮已有二里之遙，直赶到一座大樹林中，他才把馬拿住，使着性打了它几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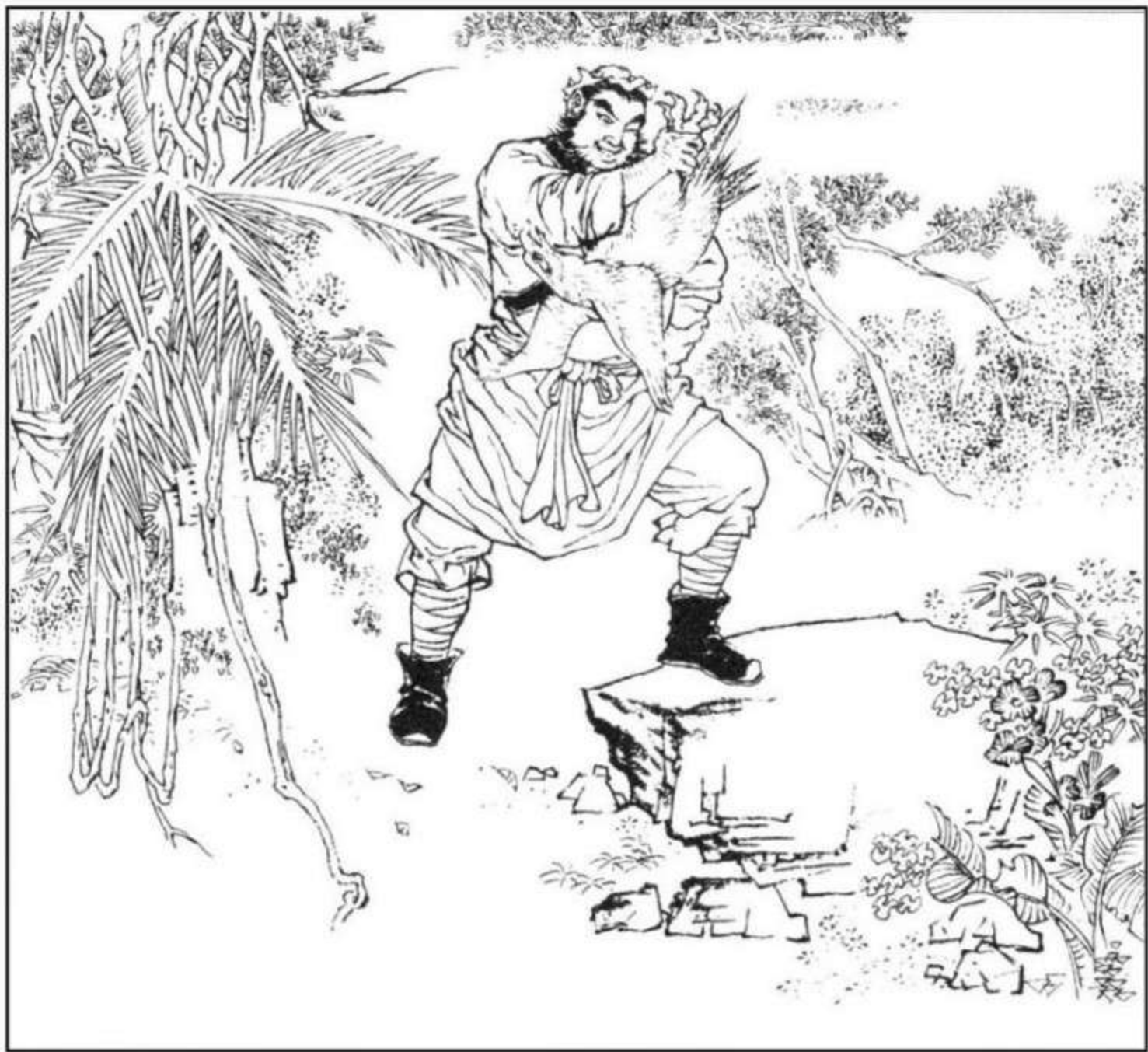
他牵住缰绳，席地坐下歇息，抬头看树，十分惬意。忽听一声铃响，见一只带脚线的黄鹰飞来，落在地下，尾上带着小铃铛儿。郑恩不认得这是人家的猎鹰，还当是只野鸡，想把它捉回去下酒。



他把马栓在树上，蹶足走过去，把鹰抓住，鹰掉过头来，把郑恩的手狠命一啄，再也不放。郑恩大怒，把它往地下狠一摔。



一脚踏住，把黃鷹身上的毛頓時捋光，他大笑道：「你这野鸡，还能啄乐子吗？停会叫你热汤里去洗澡哩。」那鷹痛得在地上打滚乱叫，眼看活不成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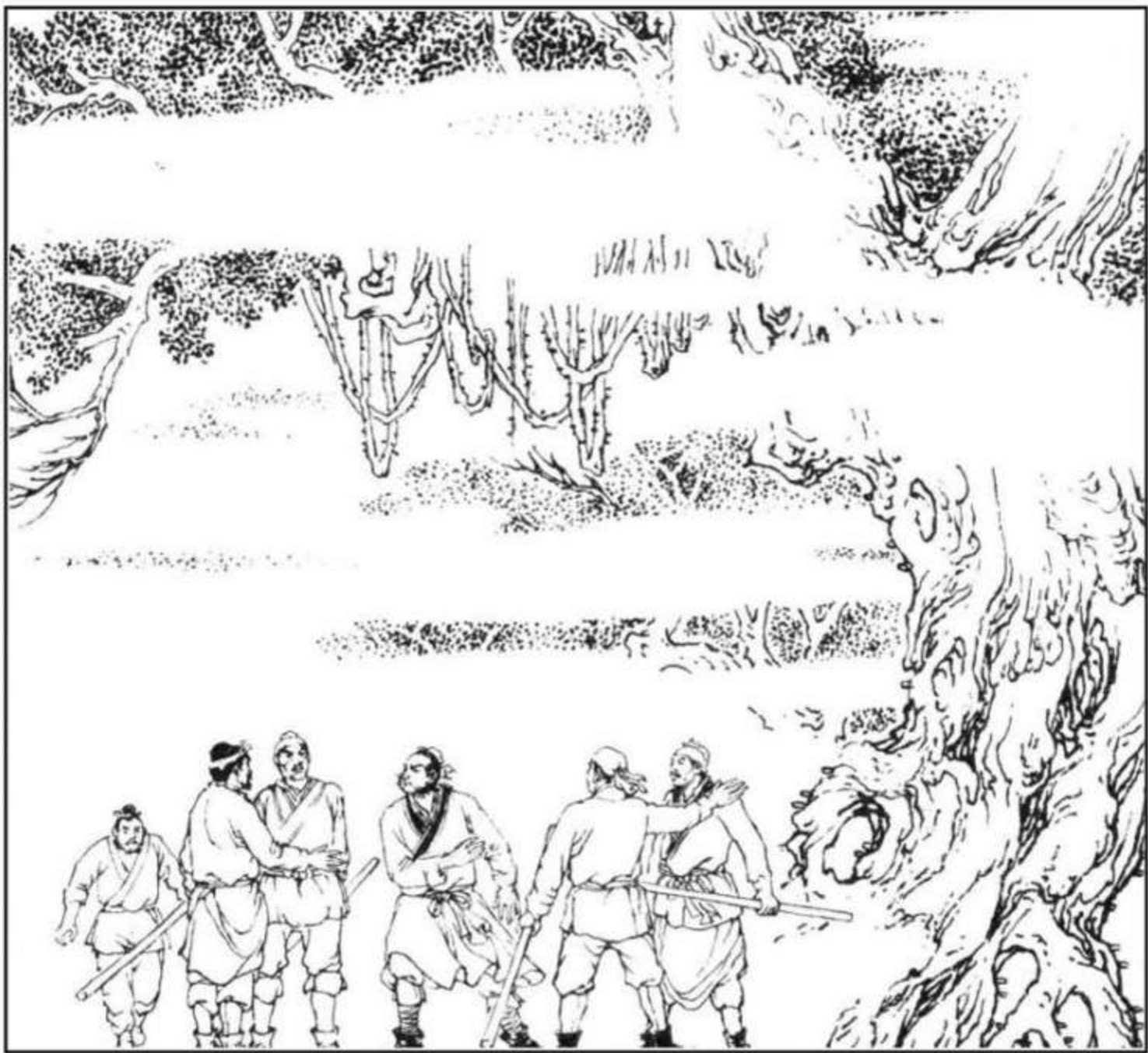
来了一伙猎人，牵着猎犬，拿着哨棒，纷纷跑进林子来寻黄鹰。一眼看见鹰赤着身子在垂死挣扎，惊问：「是谁把我的鹰弄死了？」



忽见郑恩坐在那边，这伙人一齐上前套问他：「黑汉，你看见一只黄鹰没有？」郑恩说：「乐子只见一只野鸡，捉住褪了毛衣，要带回去下酒，不曾见什么黄鹰。」众人嚷道：「原来是你弄死了黄鹰，快赔！不赔跟我们见公子去！」



郑恩道：「你们的公子是何等样人，叫什么名儿？」众人说：「原来你是外来的蛮子，什么都不知道！我家公子是平阳镇团练教师韩老爷的儿子。」另一个说：「不与他废话，捆了他去见公子就是。」



众人一齐动手上来拿他，郑恩哪里惧怕，抡开拳头，如流星赶月般，四面挥打，须臾打倒了几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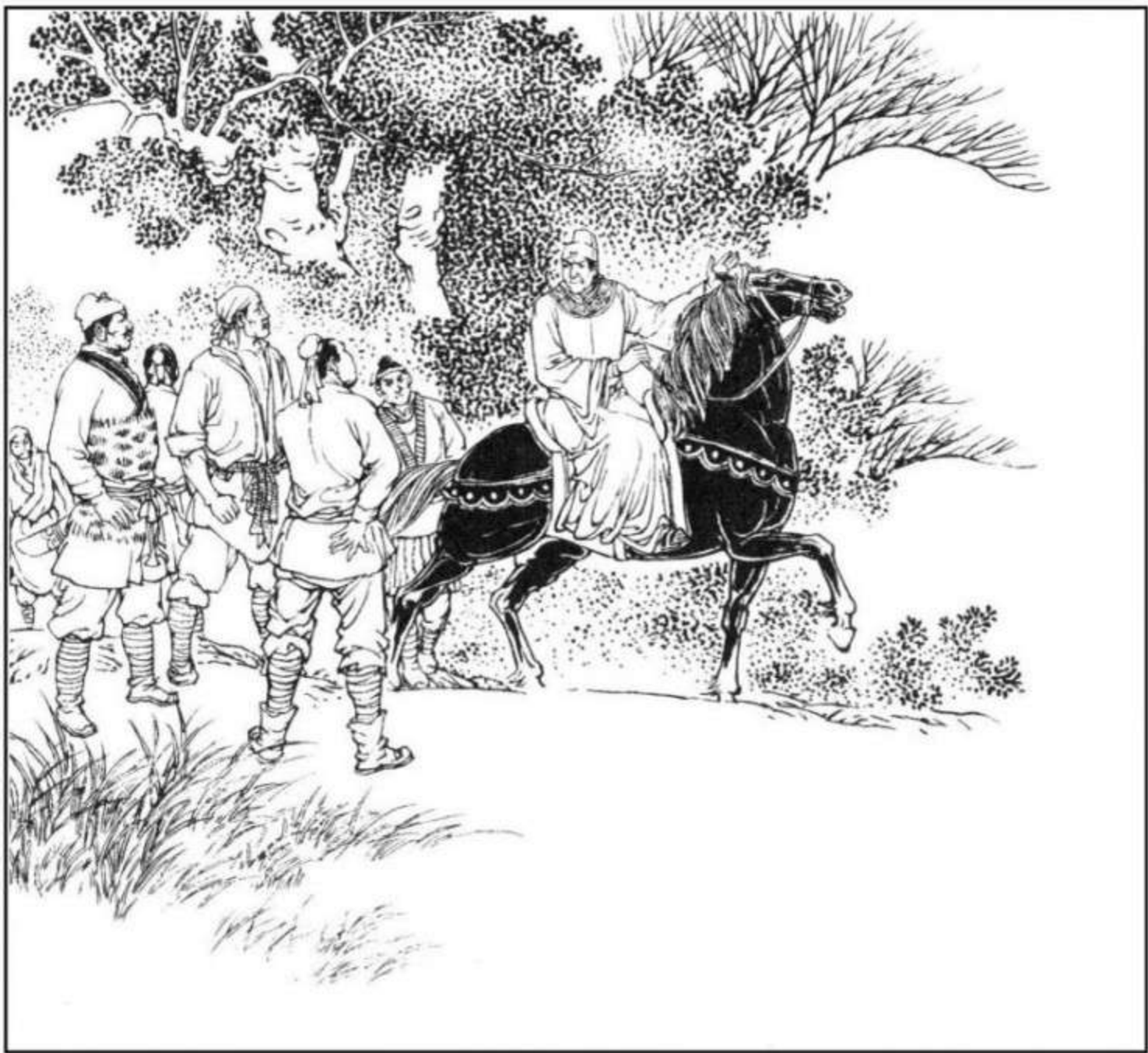
正在这时，韩公子带了几个乡兵远远赶来，叫过一个家丁问：「你们为何与人相打？」家丁回道：「这黑汉子弄死公子心爱的黄鹰，我们要他赔，他不肯，所以打了起来。」



韩公子见那边树上拴着一匹红马，心中甚喜，立时起了念头：「这匹马难道不值一只鹰吗？你们去把它的缰绳拿下，牵来给我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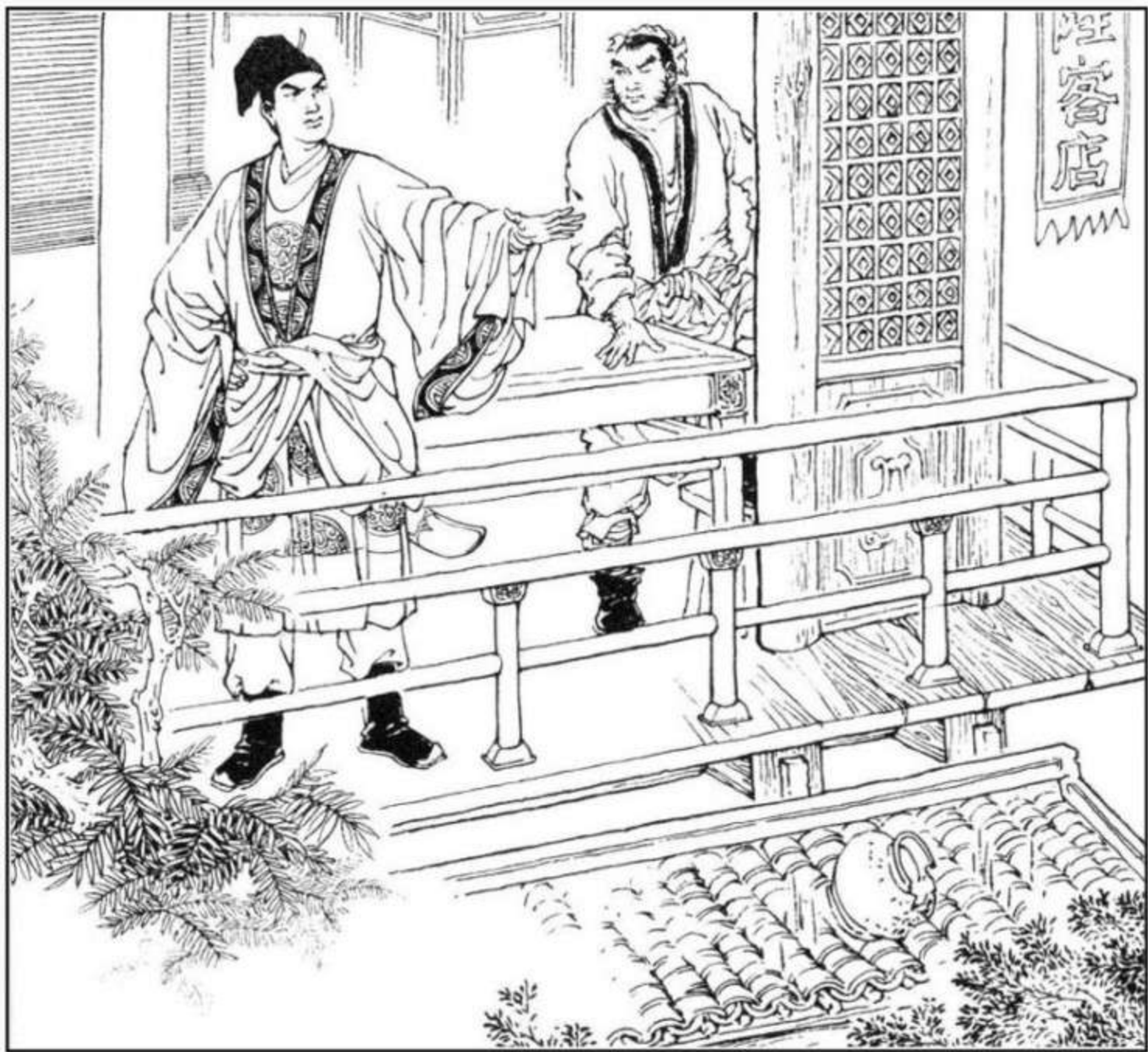
家丁把馬牽到跟前，韓公子跳上馬背，高声叫道：「你等听着，黑漢弄死我家獵鷹，我已把他的馬牽回去了。他若要馬，自然賠鷹；他若不賠，就把這馬折算了。你等各自回去，不要再鬧！」



众人听了，一哄跑散。郑恩不见了马，气得高声大骂，在林子裡跑出跑进，不但马无踪迹，连人影也不见一个了，气得他暴跳如雷，只得跑回平阳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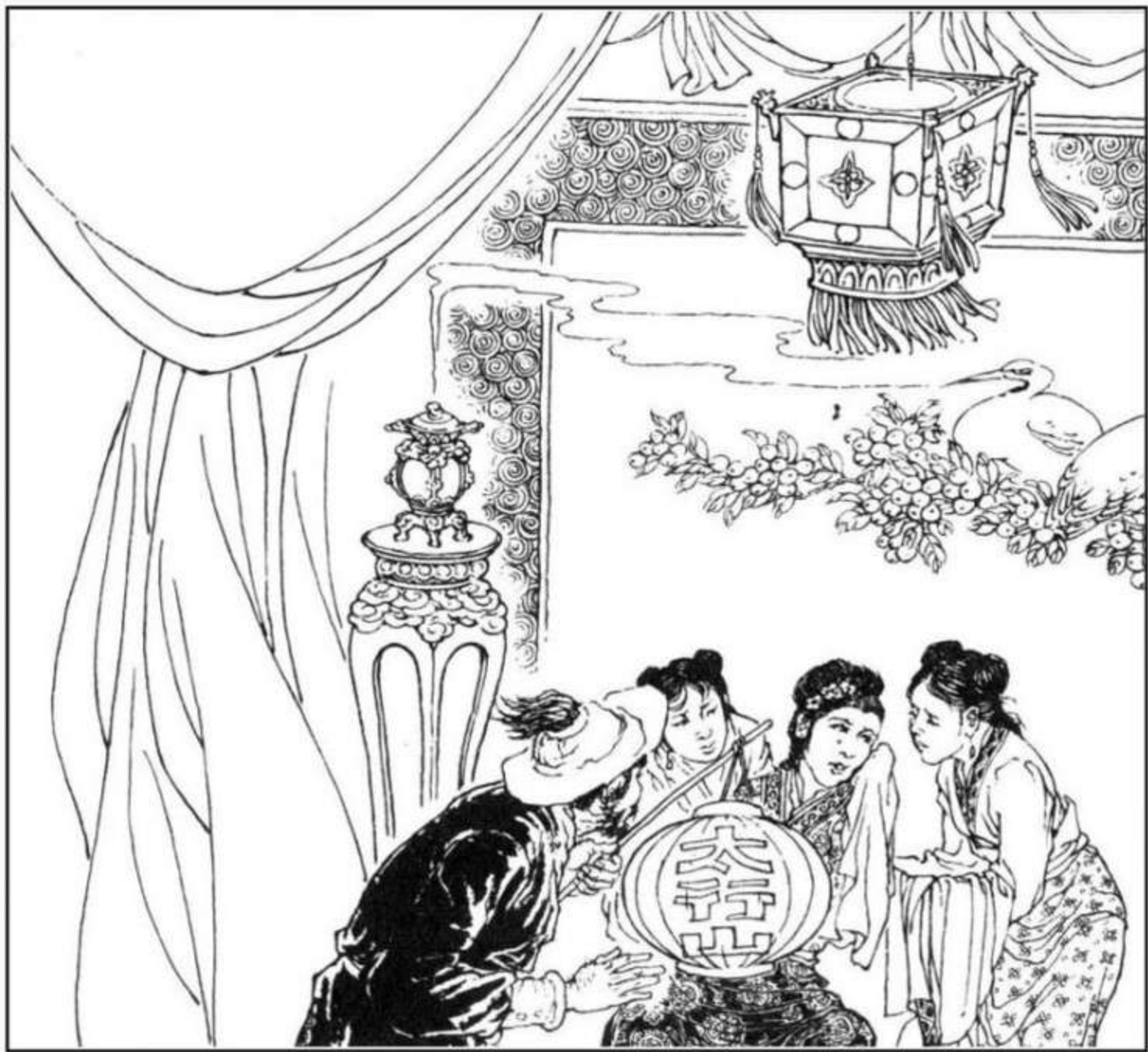
他进了客店，坐下直喘气，匡胤问他：「兄弟，你方才怎么挤不见了？马拴在槽上了吗？」郑恩说：「你倒问起咱来！乐子不见了你，偏偏马又溜了缰，乐子赶到树林里，拿住了，可为了一只野鸡打架，马被抢走了。」



匡胤埋怨道：「你又惹祸！马被人抢了去，这行李没有脚力担负，怎好赶路？」郑恩道：「休埋怨，牵走马的是有名的人，好找。他是什么平阳镇团练教师韩老爷的公子。」匡胤就叫店小二来问：「姓韩的团练教师住在何处？」



杜二公叫聲：「二当家，怎么这时候还不叫丫鬟点灯？为甚不回房去，独坐在此？」褚氏不答，他接过灯笼提起来一照，大吃一惊：「贤妻，莫非有人打了你吗？」母夜叉哭了起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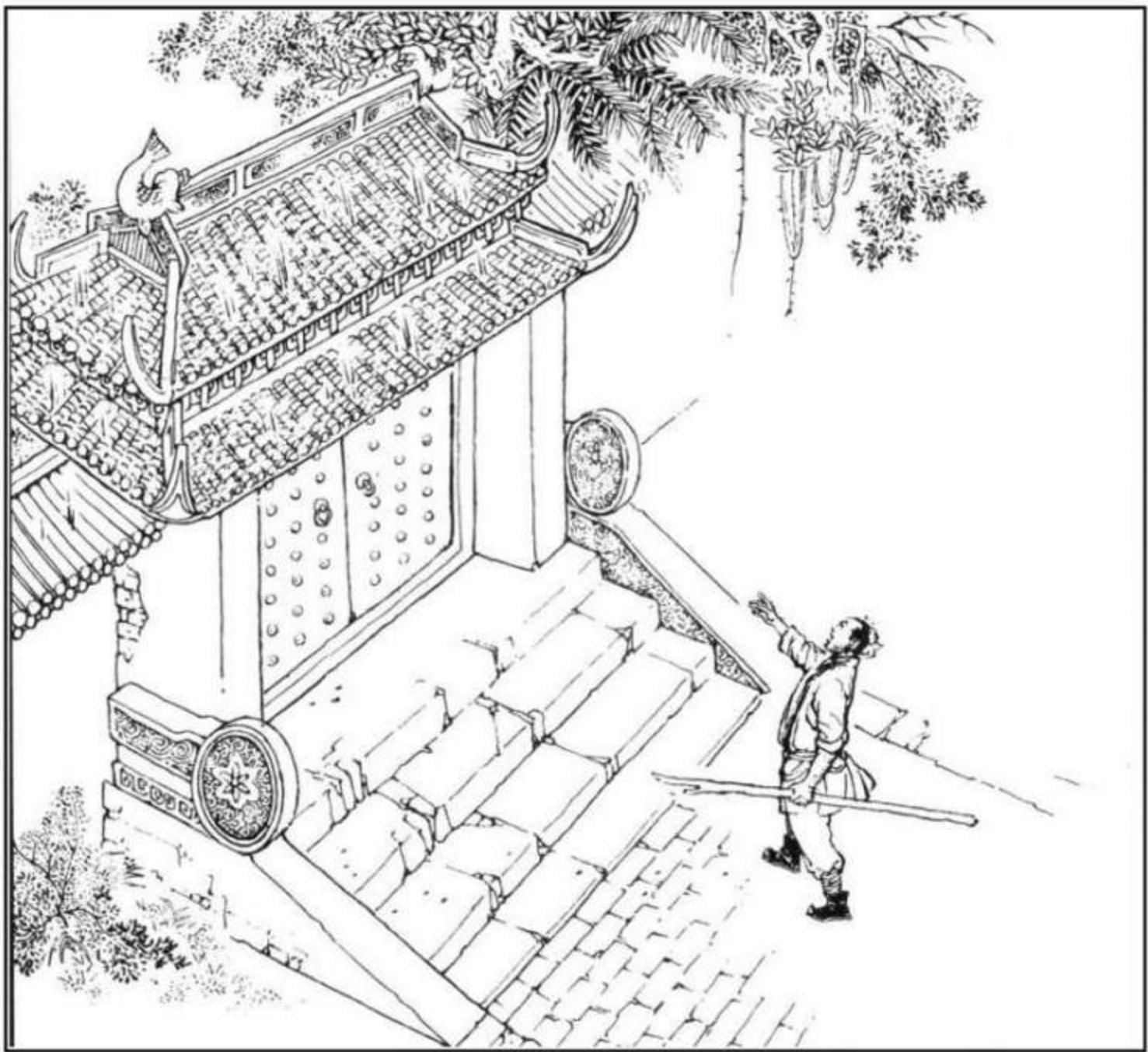
匡胤說：「原来是韩通，又在这里横行吗？小二哥不用怕，你只告诉我他的住处好了。」小二说：「他强占了本地人刘员外的一所大庄子，就在平阳镇正南方，野鸡林过去就是，你的马想必正在那里丢的，二位要去，千万仔细。」



郑恩提了酸枣棍，同匡胤出了店门，直奔野鸡林；寻到了庄子，匡胤叫郑恩前去叫骂，自己先不露面，闪在林中守候。



郑恩见庄门紧闭，骂道：「韩通臭狗！你叫你的小犬抢了乐子的马，快快送出来，乐子就一笔勾销，你如不敢出来，乐子就要捅破你的狗窠！」一面骂，手里举棍在门上乱打，几下打出一个老大的窟窿。



守门的家丁慌忙跑进厅去禀知。韩通因儿子天禄得了一匹赤兔马，正吩咐整备庆贺酒席，开个龙驹大会，要给跟儿子出猎的人重赏。这时听说黑汉打上门来，讨还此马，韩通大怒，带了天禄和众徒，吩咐把大门开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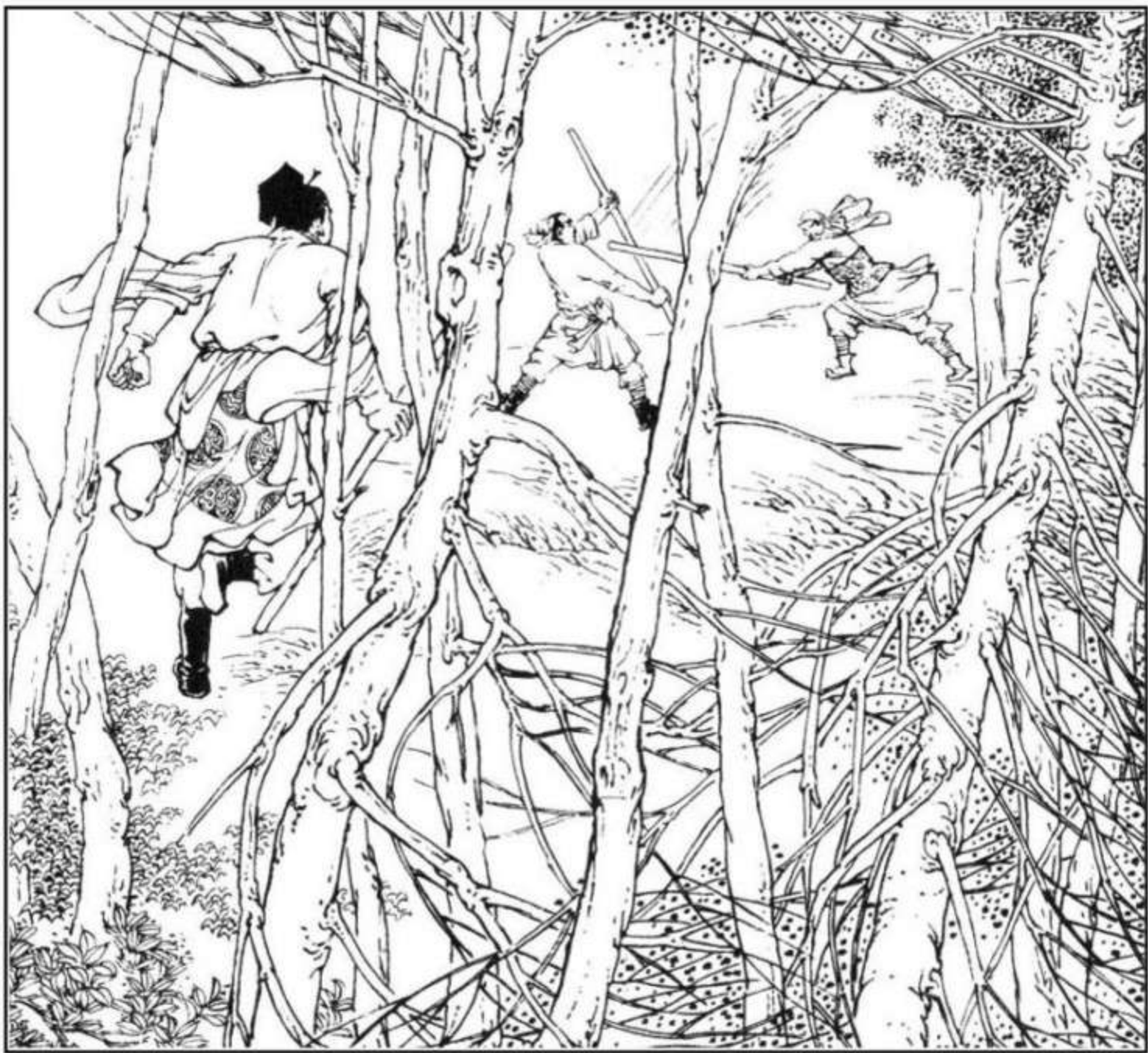
郑恩正在叫骂，见庄门大开，涌出一群人来，两边雁字儿排开，大喝一声：「穿杏黄袄子的是韩通儿不是？」韩通道：「俺便是韩通。你是什么人，既然知道俺的威名，还敢来老虎头上搔痒？」



郑恩说：「乐子郑恩。你的娃子抢了咱的宝马，分明是你藏过了，快快送出来还我；你若不还，只怕这根酸枣棍不肯饶你！」韩通道：「黑贼！谁见你的马来？你无故打破我的大门，这是自己找死，休要怨俺。」说罢一哨捧打来。



两个斗在一起，各使本领，战了足有三十回合，郑恩看起来要败下来了。匡胤在树林中怕义弟有失，解下鸾带，顺手一捋，变成神煞棒，轻轻溜了出来。



匡胤大喝一声：「韩通休要逞能，你还记得在大名府求爷爷告奶奶的语言吗？」



吃一惊，往后一退匡胤趁势只一扫脚棒，把他打倒在地，大



匡胤照老法子一脚踏住韩通胸膛，右手抡拳就打。韩通被打得几次昏过去，郑恩在旁叫道：「二哥，收起拳头，乐子来给他几棍，送了他的命，为良民除害。」匡胤却止住他说：「不可，且留活的，另有话说。」要知下文请看第七集。



連盟

WWW.SHUQU.NET

打造最专业的网络连环画



未经许可 请勿转载

原创团队：汪洋水手 罗亚方舟 雪中人
侠骨丹心 蜡笔小啰 小成兄
森木风雨 小学佳 艺

全套10集